

CONCETTA LA MAZZ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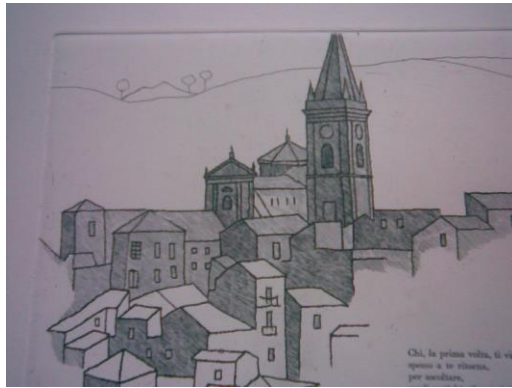
超越蓝天



传

Concetta La Mazza 1936 年出生于西西里岛诺瓦拉，是 Domenico La Mazza 和 Teresa Correnti 的长女。1950 年，在经历了一段“托付”给姨妈的痛苦时期后，她来到多莫多索拉与父母团聚，至今仍与丈夫朱塞佩住在一起。他有三个孩子：阿曼多、卢西亚诺和丹妮拉。最近，怀念诺瓦拉童年的强烈愿望悄然而至，这本亲密的个人日记诞生了，其中充满了轶事和那个时代环境的参考：城镇、乡村、人民、习惯，该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黑暗岁月中的传统。

写作的原始能量



小康塞塔被托付给她的叔叔，并被迫住在卡斯特兰贾远离城镇和同学的小屋里。就这样，在饥饿、对时代的无知、迷信和虐待之间的战争的严酷岁月里，他孤独地走上了他个人的“十字架之路”。战后，不可避免的移民和向北的开始自然是困难的。

所有这一切都是通过一个小女孩的目光讲述的，她在记忆中重温了自己成长的各个阶段，并以令人惊讶的新鲜感和微妙的讽刺线索给我们带来了阅读的乐趣 - 最终 - 我们家庭社区的象征性故事，能够深深地感动我们，并且属于我们每个人。

在康塞塔·拉·马扎的这部短篇小说中，写作颠覆了一切规则，回归本源，摆脱了任何形式的图式，在一种神秘的内在生命力的驱动下，成为压倒一切的汹涌河流，是灵魂的倾盆大雨。

安东尼娅和米歇尔叔叔的形象令人难忘，就像诺瓦拉的形象令人难忘一样，既慷慨、包容、甜蜜，又严厉、严厉。

最后，当不可挽回的事情发生时，艰难地过渡到青春期，但小康塞塔没有屈服于悲惨的命运，感谢她的勇气和对未来不可动摇的希望，感谢她的眼睛能够看到.....超越天空蓝色的！

NINO BELVEDERE



“对我来说，磨难开始了。那可能是一个炎热的日子，1938年的夏天开始了，我两岁了，我的姨妈来接我。她在一个布袋里放了一件衬衫和两条内裤，然后不知道我离开家的一切。我当时太小了，无法意识到我的苦路将从那天开始。”

超越蓝天

第一章 父亲的家



现在它是一个古老的无人居住的废墟，被蜘蛛网窒息，被飞蛾啃咬，但很久以前，在诺瓦拉，一个位于墨西拿山区雄伟堡垒下的小镇，在恩吉亚区的一条小巷里，附近有一座房子喷泉。前门通向内部楼梯，通向一楼，那里有一个带木板的小房间：这是卧室。你上楼，那里就是厨房，如果你可以这么称呼它的话。角落里有一块石板，上面生火，还有一个铁鼎，用来放置面食锅。前面，挂在墙上，黑得像沥青，一把木铲，两个筛子，一大一小，烤面包的烤箱，旁边有一个半腐烂的箱子，一张桌子，两个“毛茸茸的”，还有一些摇

摇欲坠的东西。椅子。最后找到了一个房间，有一个小阳台，可以俯瞰小巷，那里几乎容不下一张单人床。那个洞是 1934 年丧偶的祖父居住的王国，楼梯下建了一个带木盖的石制厕所。由于没有下水道，下水道肯定起到了减少散发恶臭的作用。当然，这所房子没有自来水和电力，这些舒适的生活连当时的贵族都没有。旁边有一扇木门，通向农场，那里的木头上栖息着鸡。

在这个与世隔绝的角落里，我的母亲（一位裁缝）和我的祖父住在一起，两个兄弟和一个姐姐都比她年长，都结婚了，也住在诺瓦拉。我的母亲金发碧眼，瘦弱，体格非常瘦弱，五官非常精致，最引人注目的是她那张洁白如牛奶的脸，是两只蓝色的大眼睛，几乎总是充满恐惧和悲伤。也许她母亲在她二十四岁时突然去世，是她身体和精神脆弱的原因。

我祖母去世几年后，我的母亲在一位妻子的介入下遇到了她的白马王子。我父亲出身于巴迪亚韦基亚的一个贵族家庭，经营一家小酒馆，经营烟草店和杂货店。这是一个勤劳的家庭，据大家所知，我的父亲是一个非常英俊、高大、黝黑、自信、进取的男人。他住在一个远离城镇的小村庄：他可以步行，速度很快，半小时内就能到达那里。他的父亲拖着木炭。母亲是个充满活力的女人，早上她牵着骡子去诺瓦拉购买商店里供应的商品：烟草、盐和食品。她总是穿着优雅，脖子上围着一条黑色的大围巾，甚至还买了报纸来让顾客了解情况。这是村子里唯一的商店，尽管要养活八个人，但那间房子里并不缺乏幸福感。

深夜，他用有色苏打水稀释酒，大肆帮助那些已经喝醉的顾客——以及他的钱包。由于孩子并不总是继承父母的工作，所以我父亲学会了补鞋匠的手艺。订婚持续了几个月后，我的父亲和母亲结婚后，就去恩吉亚区喷泉附近的房子里安了他们的爱巢。整整九个月后，我来到了这个世界，根据南方神圣的习俗，我用了我祖母的名字，康塞塔。尽管我年纪轻轻，皮肤又黑又皱，但我总是哭。由于没有婴儿床，爷爷整天把我抱在怀里，晚上我就和爸爸、妈妈一起睡在大床上。从各方面来看，我都非常丑陋且令人难以忍受。几个月后，看到该国工作机会稀缺，我父亲决定去撒丁岛工作。当他前往另一个岛时，他留下了母亲和正在哭泣的婴儿以及在她子宫里踢腿的另一个生物。

当我二十个月大时，我的妹妹罗莎出生了。这个名字是他外祖母的。与康塞塔不同的是，罗莎——同样是根据我母亲的说法——很美丽，肤色白里透红，棕色的头发衬托出一张和谐的脸，点缀着两只美丽的蓝眼睛：一朵花，就像她的名字一样！以至于当我母亲抱着罗莎去喷泉打水时，她的朋友们问她怎么可能生出两个完全不同的女儿。- 这个，鲁西娜，是的，你很漂亮，但是另一个…… - 这个，罗西娜，很漂亮，但是另一个……朋友们一边说着，一边做了个鬼脸。与此同时，在这种情况下，我继续焦躁不安，仿佛我预感到了我的磨难的预感，感谢上帝，我忍受了，即使不是辞职。

为了讲述接下来的故事，首先，我必须向您介绍我的安东尼娅阿姨，简而言之，zì 'Ntuia。她是我母亲的姐姐，两人相差十七岁。她是个矮胖的女人，肮脏的头发垂到眼睛里。他那张被忽视的脸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要苍老，空洞

的眼神里只有那么多屈辱。二十岁时，正值结婚年龄，她嫁给了她的表弟，表弟刚刚从森皮奥内隧道工作回来，已经丧偶，有一个三岁的儿子。这个人，我的米歇尔叔叔，米切里叔叔，个子矮小，看起来就像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国王的平民翻版，他住在他拥有的房子里，位于镇上一条非常有特色的街道上，台阶几乎有两米宽。那是一座漂亮的房子。一楼有一个木匠铺，里面有一个大的中央柜台，里面有一个虎钳，两个壁柜，里面放着锉刀、凿子、小钻、凿子和螺旋钻，还有一台车床，用来给他做的桌子的脚做圆角，还有一个砂轮，用来磨圆桌子的脚。用来磨刨子和刀片的，一个烧木头的炉子，里面有一个用来液化胶水的平底锅，到处都是木板，墙上挂着几把锯子，一些幸运符，比如马蹄铁、山羊角和乌龟皮，总之，其中之一那些地方现在只属于记忆的世界了。

一段木楼梯通向一楼，里面有两间宽敞的房间，铺着瓷砖，这在当时是一件奢侈的事，有一个叔叔做的餐具柜，一张沙发，一张桌子和几把用拉菲草（一种蔬菜绳子）编织的椅子。八月中旬，当圣母升天的游行队伍向修道院上升时，从俯瞰街道的小阳台上，人们可以用手触摸麦当娜的王冠。然而，从二楼你可以看到 **Rocca Salvatesta**，在前面，透过房屋之间的缝隙，你可以欣赏到山脉的壮丽景色，它慢慢地延伸到蓝天之外，直到你到达大海，特别是在凉爽的春日，没有雾气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地平线边缘的武尔卡诺岛，然后是利帕里岛、斯特龙博利岛和所有其他岛屿：一幅自然奇观，一张闪闪发光的五彩明信片。

另一条楼梯通向一楼，那里有厨房和卧室，第一个非常宽敞，配有烤面包的木烤箱和做饭的铸铁煤炉。这无疑是一座漂亮的房子，除了厨房没有带排水管的水槽来进行最基本的家务活动带来的不便之外。在那个时候，有些便利还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水是从公共喷泉的锌料斗中取出的，然后被带到二楼，倒入一个大的陶土盆中用于洗碗。由于水槽里没有排水口，所以脸盆里的水被带回底层，扔进了厕所。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是一件非常累人的工作。这种奴性和屈辱的状况在晚餐时达到了顶峰，出于对丈夫的尊重，安东尼娅姨妈不得不从他以前吃过的盘子里吃东西，也许还有教子。重复了同样的事情，但我对此没有清晰的记忆。

米歇尔叔叔是一个皮肤黝黑、脾气暴躁的人，他既勤奋又愚蠢，他有一把砂岩锤，而不是一颗心。我从来没有在他的眼里看到过一丝对别人的温柔和怜悯。她让姨妈在家照顾儿子，给他准备食物，充当他的仆人，总是说是，是，是。他连阳台都不能看，否则会出麻烦，而几乎每天晚上下班后他都会和朋友一起去小酒馆喝酒。

他踉踉跄跄地回到家，浑身大汗，口气臭气熏天，让人根本无法靠近。相反，姨妈在油灯下等他到深夜，连饭都没吃。当小国王回来时，他常常连爬楼梯的力气都没有了，他精疲力尽地倒在布满灰尘的工作台上，整晚都在上面醒酒。安东尼娅姨妈不顾一切，给他盖上一件大衣，亲切地坐在他旁边，照顾他直到早上。就这样岁月流逝，换来了那么多的付出，她连去探望亲戚都不敢去躲避场面。他嫉妒心小，又霸道，专门去给她买补补线、梳子、发夹

等东西，不让她出门。当他们受邀参加婚礼时，米歇尔叔叔直到最后一刻才回家，安东尼娅阿姨也无法独自前往，直到亲戚们设法找到了她的丈夫。他们时不时地设法说服他，有时他会准时到达，但随后，在聚会进行到一半时，他就消失了，安东尼娅姨妈感到失望和遗憾，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痛苦和悲伤不断累积，因为她与世隔绝而无法向任何人发泄，而且剧烈的头痛和牙痛连续几个星期折磨着她。

有一天，一位善良而虔诚的邻居打电话给米歇尔叔叔，责备他对妻子的所有虐待：- 你应该感到羞耻 - 她对他喊道 - 让一个女人遭受这样的痛苦.....安东尼娅需要出去透透气，你不必把她隔离在家里，她应该出去，去参加弥撒，去拜访亲戚，就像所有基督徒所做的那样。最重要的是，她需要去散散步，这是消除头痛的唯一方法..... - 邻居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说道：- 距离这里不到一个小时，沿着骡道步行，我们有一些土地和一栋非常简陋的小房子，屋顶下有一个厨房，另一个稍微潮湿的房间可以在夏天用作卧室。这片土地上盛产榛子、无花果、柑橘、枸杞、葡萄、苹果、梨、橄榄，总之，有上帝赐予的一切美好事物。

你知道，我哥哥死后，我要照顾姨妈，我不能再照顾农村了，所以我想到了卖掉它。你为什么不买呢？这样你的妻子就有机会呼吸到好空气了.....米歇尔叔叔一开始有些犹豫，但后来他去看了，也被说服了买下来。不久之后，合同就签订了，财产就成了他的了。因此，与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相似的人，越来越精明而奸诈，向安东尼娅姨妈提议：- 你将学习采摘无花果并

将其晾干。当你必须洗衣服时，你会去河边，通过在沙子上挖一个洞来净化它来获取饮用和做饭所需的水。-我们可以退休去乡村生活：我会当木匠居住在圣巴西利奥 (San Basilio)、瓦兰卡扎 (Vallancazza)、巴迪亚韦基亚 (Badiavecchia) 和皮亚诺维尼亚 (Piano Vigna) 附近小村庄的家庭。冬天河水涨起来会很不舒服，但我会克服这个障碍。另一方面，您将能够享受乡村时光。安东尼娅姨妈低下头，再次按照她的命令去做： - **Cuomu tu voi, eu fazzu.** - 如你所愿，我会做的，可怜的女孩顺从地回答道。

第二章 离开这个世界



1936 年春初，这个可怜的女孩和她的叔叔米切里搬到了靠近河床的乡村卡斯特兰贾。在巴迪亚韦基亚（**Badiavecchia**）、圣巴西利奥（**San Basilio**）和瓦兰卡扎（**Vallancazza**）的各个小村庄里，消息传开，他仍然可以工作，人们打电话给他找工作。在那些日子里，有一种习俗，即使今天看起来很奇怪，当他们需要一张桌子、一扇窗户、一扇门或一个衣柜时，他们会叫来木匠并把他接待在家里：他们为他临时搭建了一个工作台，他们提供了必要的木材。米歇尔叔叔带来了工具并留在现场直到工作完成。

他们叫他砍倒一棵树，然后将其晾干几年。然后将树干安装在墙上。木匠从上面举着锯子，助手在下面举着：“**Serra serra mastro dascio che dumè fagimmo a cascia**”（锯子或伟大的大师，让我们明天制作箱子）。

树干安装在墙上。他们用一把大锯子获得了木板，并用这些木板建造了窗户、床和衣柜。为了完成这项工作，他四点起床，带着背包和针头出发了。当他回到家时，顾客给他提供了新鲜牛奶、洋葱和一片面包。中午一盘意大利

面和一块奶酪。黄昏时，他停止了工作，他们给了他一些自制的面包作为第一笔押金，然后周日在诺瓦拉支付账单。

几年过去了，儿子图里卢（Turillu）已经长大，并亲身体会到，他无意在乡村孤独地度过余生。他学习了父亲的手艺，但想专攻并成为一名细木工。他设法说服他的父亲把他送到一个有机会学习这门艺术的城市。他搬到了卡塔尼亚，经过两年的学徒期，他变得非常出色，他觉得自己已经做好了这份工作的准备，而且自从他现在十九岁起，他认为是时候开始组建自己的家庭了。多年来，他认识一个牧羊人的女儿，并决定结婚，但这违背了他叔叔米切里的意愿，他希望他的儿子娶一个与他种姓相同的女人。在当时，这是不可思议的，但事实是这样的：一个工匠娶了一个牧羊人的女儿是一种极大的耻辱。父子之间突然爆发了一场巨大的冲突，迫使图里卢彻底与父亲和继母决裂。他与新家庭一起离开了这个国家，搬到了科莫，在那里他通过工作发了财。

叔叔们没有孩子，因此，随着图里卢的离开，他们彻底孤独了。受这种孤立影响最严重的是安东尼娅阿姨，她整天都在与周围嗡嗡作响的鸟儿、苍蝇和蚊子交谈。在乡下的那个山洞里，他没有机会和任何人说话。只有在圣诞节、复活节或八月中旬的圣母升天节等重要节日时，他才能进城看望我的母亲。在其中一次拜访中，在对自己的病情抱怨了很长时间之后，她向姐姐提议：
- 亲爱的特蕾莎，我注意到你有太多事情要处理两个小女孩，请将康塞塔托付给我，这样你就可以更自由地将自己奉献给小孩子。我会带她去乡下

，那里空气更好，对她有好处——我母亲一开始还不确定，但后来，一如既往，鉴于她容易受制约的性格，在她姐姐的极力坚持下，她同意了。

对我来说，磨难开始了。那可能是一个炎热的日子，1938年的夏天开始了，我两岁了，我的姨妈来接我。我在一个布袋里放了一件衬衫、两条内裤，对我离开家的所有东西都一无所知。我当时太小了，无法意识到我的苦路将从那天开始。我们顺着骡子的足迹，半个小时或更久后，到达了那个偏僻的地方，名字不太让人放心，叫卡斯特兰吉亚（卡桑德拉！），几乎像是在预示着不幸，总之，这个名字已经是一个完整的计划了，即使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丈夫一开始很热情地接待了我，阿姨时不时地给我买一些糖果来讨我的喜欢，当她陪我去诺瓦拉看望我的母亲时，她总是坚持告诉我不要回家，但最好还是回家。和她一起长大，她是孤独的，她将成为我的母亲。我什么也做不了，只能服从。

与此同时，我父亲从撒丁岛回来，只待了一周，足以让我母亲怀孕，然后又离开了。那是1939年，次年安东尼埃塔出生。我还依稀记得安东尼娅阿姨带我去诺瓦拉看望我的母亲，我第一次见到了我的妹妹。我想留在家中拥抱小安东尼埃塔，但我的阿姨越来越掌控我的生活，像个士兵一样僵硬，告诉我：- 特内姆在家，我会给你一个美丽的事业 - （我们回家吧，我会给你一个漂亮的娃娃）。

当我们到达小屋时，他把一个填充的“causitta”放在我怀里，上面画着红色的、可怕的眼睛。吓到我了。那段时间我总是哭，因为我想回到诺瓦拉见我的祖父和母亲，但没有办法说服安东尼娅叔叔：她的心已经石化，对我的每一个抱怨充耳不闻。最初的三年里，我们在卡斯特兰贾的乡间别墅里度过了很多时间，那里没有一个人活着，只有很少的时候才能看到度假者散落在各处的房子里。

周日我们去村子里看望我的母亲、我的小姐妹和我的外祖父。祖父是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好人。他随身带着一个鼻烟盒，偶尔闻闻。冬天，他会带我到他的斗篷下，带我到广场上医院楼上的“Sciancaditta”小酒馆买些糖果并品尝葡萄酒。晚上我们回到卡斯特兰贾。

有些晚上，叔叔去乐队排练，吹长号，然后到小酒馆喝酒，然后兴高采烈地回到乡下。距离卡斯特兰贾 500 米，他开始喊“Concettina, 'ntoia...”。与此同时，家里阿姨已经准备好了瓦罐，用来烧鼎上的水。煮到一半时，他倒了一勺开水，也许是为了倒掉酒。我阿姨在铁锅里准备了洋葱和西红柿来给意大利面调味。洋葱没煮熟，让我吐了。“吃吧，不然我就拿走皮带，把尸体还给你.....”。

那时，一位威尼斯血统的妇女是圣巴西利奥的助产士。冬天河水泛滥的时候，米歇尔叔叔把她扛在肩上（ciancalea）去诺瓦拉的药店买东西。他在家里

停下来说：“安东尼娅，给她一条披肩，天气很冷”。可怜的阿姨，我不知道她是否明白她是米歇尔的情人。

我现在五岁了，在乡村与世隔绝，不与任何人说话，我变得像一头野兽。我为每个人感到羞耻。当我们去诺瓦拉时，我躲了起来，因为我害怕别人。邻居们意识到了这一转变，于是建议叔叔们送我去幼儿园。幸运的是，叔叔们被说服了。于是，有一天早上，姨妈派叔叔米歇尔给我买了一块饼干，放在祖母送给我的白色草篮里。除了饼干之外，他还放了一个新鲜的鸡蛋。他陪我去位于村庄修道院附近的托儿所。当修女开门欢迎我时，我开始尖叫。出于恐惧，我把篮子扔在地板上，鸡蛋碎了，留下了地板上的污垢。阿姨狠狠地打了我屁股，然后把我带回了家。所以我上幼儿园的第一天也成了我的最后一天。

从我四岁起，我叔叔就会说：- **Concettina**，去诺瓦拉给我买一些镇静剂来治疗头痛。我像雪貂一样沿着骡道奔跑，穿过格雷科区，时而在喷泉处停下来解渴，最后到达“**du Surcittu**”药房。他，药剂师，很惊讶，并告诉他的朋友，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就像闪电一样往返诺瓦拉。五岁时，我被远方亲戚带到巴塞罗那。在那里，我第一次非常惊讶地看到和听到……收音机！我们还去商店买了一块豌豆色的布。售货员建议：- 帽子和白围巾也买吧。最后，他们被说服了，店员免费赠送了两块闪亮的蓝色和浅蓝色缎子。第二天，我们把布料拿给我妈妈，她在几天内制作了衣服。周日，我感觉自己就像诺瓦拉侯爵和男爵的女儿。

1941 年冬天，战争正酣，我的父亲结束了在撒丁岛的工作，决定和他的一个朋友到北方城市去谋生，继续他当鞋匠的老工作。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母亲想要和父亲在一起的感觉，我对此感到不安，以至于有一天我爬到她的床底下，脱掉衣服，观察那两粒米，未来的乳头结痂，因为我的姨妈从来没有给我洗过。他们粗暴地将它们从我身边夺走。我记得看到血是因为我自己受伤了。我穿上日夜都需要的帆布衬衫，然后又穿上裙子，没有人注意到。

离开之前，母亲试图有序地离开祖父的家，因为只剩下这个可怜的家伙一个人。他考虑安装电灯，这在当时是领主的特权。以前，“u Isu”与油一起使用。米歇尔叔叔对此感到不安：几天后，他又给电工打电话，让他也给自己的房子安装了灯，所以当我去村里时，我也很享受陡峭的木楼梯上的一点灯光。当我不得不去厕所（一个 latrea）时，厕所基本上是他实验室后面一楼的一个简单的洞，旁边总是堆放着棺材，这是我叔叔建造的，以便在需要时随时准备。

1942 年 3 月 1 日早上，我穿着蓝色缎子、浅蓝色袖子，和叔叔、祖父托雷一起，陪着母亲和妹妹们来到圣塞巴斯蒂亚诺广场的邮局，就是，是的，去公共汽车，这将带他们到达维利亚托雷火车站。她四岁的妹妹罗莎不想上去，她叔叔为了说服她，告诉她：- 如果你不上去，你就会生病 - （我会放你两个屁）。

我作为老大，受到姨妈的影响，没有离开，留在了诺瓦拉。我无法停止哭泣。我在祖父的怀抱中寻求安慰。他也独自一人，那天我留在他身边陪伴他。大约二十天后，母亲收到第一封信，告诉她这次旅行很成功。爸爸给她找了一套舒适的公寓，里面有水和煤气炉，这对她来说是新的东西。继续这个故事，到达的第二天，她叫了一位理发师到家里给她剪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村子里几乎所有的妇女都留着长发，挽着筒子。总之，妈妈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高兴和满足。故事的最后，他把我推荐给他的姨妈。他当然没有想象到我在卡斯特兰贾所遭受的痛苦。

离开的第二天，安东尼娅阿姨就带我回乡下，让她丈夫给我买一年级的书，教我写字，这样我就可以在十月份上二年级，而不是一年级。可怜的我：我不能再玩了，但我不得不花时间写拍卖和数字。这位老师从她任教的圣巴西利奥回来的路上时不时地经过卡斯特兰贾。她的名字叫玛丽亚，是她姨妈认识的一位船长的女儿。他给她倒了一杯水。与此同时，我给她看了笔记本，她爱抚了我。她从包里拿出一支红铅笔，写下“干得好”。看到自己受到赞扬是多么高兴、多么幸福，这对我来说是非同寻常的。我一天比一天忧郁，央求他们带我去见叔叔、爷爷奶奶，但姑姑说不用了。

他担心我会告诉他们我的待遇和饮食情况。事实上，这些食物对于一个必须成长和发育的小女孩来说是不够的：早上他们给了我一块加奶酪的硬面包，中午给了我一份西红柿和两颗橄榄的沙拉。晚上，当她丈夫在场时，安东尼娅阿姨用生洋葱自制的酱汁煮了一些意大利面。如果我不吃它，我就会面临

挨打的危险。为了增加多样性，有时晚上他会煮意大利面和豆子或一种软软的玉米粥。只有在圣诞节、新年、狂欢节和复活节时，他们才会杀鸡或兔子。一月份，他们杀了一头猪，从中得到了辣香肠和猪油，但必须一点一点地吃掉，否则不够吃一整年。每到周日，叔叔就会时不时地买一些肮脏的牛肚，即使是现在，一想到它就让我感到恶心，或者买一些肠子卷在欧芹枝上，扇贝，然后油炸。它们都是便宜的食物，因为根据他们的说法，我们不应该像我们的祖父母那样浪费，他们对我重复说：- 你看，他们总是有装满香肠和干鱼的锅，他们吃喝。他们说，我们必须远离那些人。我的叔叔们担心其他亲戚会说服我坚持去非洲大陆与我的父母团聚。他们竭尽全力让我讨厌他们，以至于有时，当我见到他们时，我会用手捂住眼睛，以免看到他们。

九月份到了，我要参加二年级的入学考试。我的叔叔们把我带到了村里，他们请看门人来照顾我，我二年级的老师 and 考试委员会的老师。他们都带来了鸡蛋作为礼物，以确保我的晋升。我从来没有接触过那些人，教室里有几张两人座的木桌，上面有墨水池。和我一起参加补考的还有其他女孩。他们让我在黑板上解决加法和减法问题。墨水瓶和黑板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我害怕又尴尬，浑身发抖，不知道如何解算，因为安东尼娅阿姨只教我写从一到十的数字。然后他们让我在笔记本上写一句话，一点想法，但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结束后，清洁工就带我回家了。阿姨问她考试怎么样，看门人回答说，考得不太好，但最后的决定是由老师们决定的。

出乎意料的是，结果是阳性，我考上了二班：我准备去学校了，但围裙的问题出现了。米歇尔叔叔前一天去商店买了一些剩余的黑色布料。安东尼娅姨妈一天之内就为我制作了制服。需要更多的钱来购买文件夹。我的叔叔们有钱，但他们沉迷于存钱，所以他，这个守财奴，尽了最大的努力，给我做了一个带有窗夹的胶合板文件夹。他们甚至没有给我买一支笔。我叔叔用一块薄木头做了一个，末端附有一个笔尖。他们无法更换这两个笔记本和一支铅笔，不得不购买它们。1942年10月1日，姨妈陪我去学校。首先，她去podestà索要出生证明，学校要求我提供出生证明，因为我缺课了。老师很友善，很热情地欢迎我，但我很害怕她，也许是因为小时候在她父亲的面食工厂发生的一次事故，她的右臂被橡胶假肢代替了。我被分配到前排的座位。我的新同伴一年前还没见过我，对我的出现很感兴趣，他们互相嘀咕道：-为什么这会引起干燥？-（这个瘦小女孩是谁？）。我很害怕，很羞愧，张不开嘴，连老师亲切地问我的问题我都没有回答。

我是个野孩子，没有勇气要求出去尿尿，有一次我自己尿尿了。所以当我回到家时，我的姨妈打了我，因为她必须洗我的衣服，无论如何第二天都不能及时晾干。日子一天天过去，同样的事情每次都再次发生。老师中午发现了这件事，就送我去厕所，但有时她忘了，我就自己收回。同学们都不理睬我，躲着我，就像我得了瘟疫一样，甚至没有尝试和我交朋友。

他们认识是因为在村里认识的，而我要步行近一个小时才能到达乡下的房子，因此没有机会和他们成为朋友。叔叔们只在周日才来镇上见朋友，并在一

瓶酒前与他们度过几个快乐的时光。但大部分时间阿姨都呆在家里为丈夫接工单。六岁时，我沿着长长的上坡骡道行走。半路上我停下来摘了一束叶子环绕的紫罗兰，献给老师。

我到达学校时已经筋疲力尽了。中午过后，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蝉鸣和烈日，我回到乡下，却没有见到一个活人。

我把自己锁在那个小屋里，独自在不太平静的气氛中幻想自己，姨妈对我越来越严厉。叔叔一旦下班，几乎总是去小酒馆，深夜才回家，总是喝得酩酊大醉。有时，他比平常更醉，会迷路而不再回家。半夜，他的姨妈和几个邻居打着灯笼，沿着溪流去找他。当他们发现他倒在地上时，他们说服他回家。

与此同时，我在学校却做不到任何好事。第一节结束时，老师分发了成绩单，然后是法西斯徽章，不幸的是，所有科目都不足：我的成绩单是班上最差的。为了鼓励姨妈，我告诉她其他的成绩单也和我的一样，姨妈差点就上钩了。于是日复一日，我自己获得了勇气，在课堂上我尝试与一些同学交朋友。我想接近他们，但他们把我排除在谈话之外，也许是因为在他们眼里我是一个贫穷的乡村女孩。

第三章 沙上游戏



在卡斯特兰贾孤独度过的那些年里，时间从未流逝，因为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整天聆听鸟儿的鸣叫，以及夏天当热风从海上悄悄袭来时震耳欲聋的蝉鸣。沿着蜿蜒的溪流，点燃山谷。乡村的动物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把时间花在了幻想上。我从天空背景或树枝间出现的人物开始构建了一个自己的世界：会说话的野生动物，我在护头岩边缘排列的骑士，然后与我的我用神奇的力量让他们堕落，我看着他们被恐惧摧毁。然后我把巨石变成了一条巨龙，它突然从山上脱离出来，飞得很高，在整个乡村传播恐怖。我把云变成了飞船，在天空中遨游，想着要越过遥远的大海，妈妈和姐姐们正在那里等着我。螃蟹从溪水里出来，膨胀起来，变成巨大的动物，在溪流中前进时甚至连根拔起植物。

有时我会想起安东尼娅阿姨那张不愉快的脸。她不爱我，她不爱我，我恨她：我母亲把我托付给她姐姐，但她也答应过我，有一天她会来接我：这就是

我经常爬树的原因，目光望向地平线，希望看到她和父亲骑着白马而来。在附近的圣巴西利奥和瓦兰卡扎小村庄，这些人都已经离开了。剩下的只有妇女、儿童和一些老人。它们是寂静的村庄，生命几乎没有触及过。时间停止了，人们相信一切都会改变，有一天，一旦战争结束，文明就会凯旋进入那群散乱、死气沉沉、摇摇欲坠的房屋。我希望有朋友，知道我并不孤单和被遗弃，能够受到保护，知道我可以在这个或那个人的家中避难。我甚至没有权利说我没有家人，我的父母远在海的对岸，在那一望无际的蓝色之外，我和他们之间就像一座高不可攀的山。相反，我被迫和虐待我的姨妈住在一起。当我想到这一点时，看到她出现，她那尖利而残酷的声音让我恼火。一种用来喊叫、尖叫、侮辱和谩骂的声音。

连动物都害怕他的声音。直到和丈夫在一起，她才放下了羽冠，声音完全变了，变成了羊咩咩的叫声。我姨妈认为小女孩无法理解周围发生的事情。我不仅明白了一切，而且没有保持沉默或消极。这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战斗。一场无休止的、令人筋疲力尽的斗争。我时不时地思考未来：她老了，无助，我年轻，坚强，但尽管如此，我不会亏待她，但这不是我的本性。

有时我会靠近河边，我会发现有人去洗衣服，洗衣服，就是洗床单和毯子，先把所有东西都泡在灰里。或者剪毛期结束后，他们来洗羊毛，在阳光下晒白，然后用它来填充床的床垫。我去收集岸边石头之间残留的薄片，用它们给我的布娃娃穿上衣服。正当我不知所措的时候，我开始搬起溪边的石头去寻找小龙虾，我熟练地用手指将它们钩在头顶上，避免它们的爪子夹住我的

手指。我把它们带回家，晚上当姨妈生火时，我把它们烤了吃：对我来说，这是一顿特别的晚餐。有时石头一举起来，不是螃蟹，而是受惊的小青蛙垂直跳跃向上，吓得我跳起来。我以为他们是我的玩伴，有时我甚至后悔要离开，把他们独自留在黑暗中一整夜。当我晚上必须回家时，我利用山谷中产生的回声大声呼唤米歇尔叔叔。有时在夏天，当斯卡迪诺一家住在山谷深处的一所房子里时，我会去拜访他们。我和米玛一起玩，她是兄弟中最小的一个。

高飞曾经为娃娃制作椅子和桌子。在公司度过几个小时真是太好了。早上他们去河对岸取牛奶时给我打电话。他们有桶要装满，“**Concettina**”很高兴看到他挤奶。奶牛的主人 **Micca a Cappellea** 怜悯我，给了我半杯。在我姨妈家里，我们每年都会看到两次牛奶：一次是她做饼干时，一次是在复活节她用彩色环蛋准备鸽子时。当牛奶煮沸时，我撇去最后一点。乡间别墅的房间里叔叔的床，如果它可以称为床的话，木板放在两个铁架子上，上面放着稻草床垫，因为他们把马毛床垫留在了诺瓦拉。我不得不睡在草垫上，上面只有一条旧军用毯子，油腻腻的，磨损了。我穿着一件帆布衬衫上床睡觉，即使白天我也穿着它，不穿内裤。我每天晚上所受的寒冷是无法形容的。下雨时，必须放置容器来收集从屋顶渗入的水。如果我晚上需要小便，我就必须离开家，在台阶附近小便。如果我没有意识到我为什么会做梦，而且我是在草床垫上做梦，早上我也会挨很多打。安东尼娅姑姑也穿着白天穿的衬衫入睡，而米歇尔叔叔则像他母亲一样蜷缩着身子。

就寝仪式按照通常的仪式进行：我先上床睡觉，然后轮到姨妈，然后舅舅脱掉条纹帆布裤和内衣。他穿着白天穿的宽松衬衫走到床边，关掉了靠墙桌子上的油灯。顽皮的我假装不看，还是偷看了一眼：当他弯腰扑灭火焰时，我看到他的身影投射在墙上，像中国的影子，晃来晃去。——哦，那多好啊！——他说，因为他喝下的酒让他浑身发烫。他们的床边有两个帽子，即两个大藤篮，里面放着无花果干。他们用又脏又油的抹布盖上，抹布上是叔叔干净的内衣。在我床边的一个盒子里，他们放了面包和一条围巾，当我冬天上学时，他们把围巾围在我的头上，还有我的内衣和我姨妈的。我只在周日去诺瓦拉参加弥撒时使用它们。我的叔叔们说我们不应该在农村穿它们，因为我们会穿坏它们无用。

一月份他们杀了猪。他们准备了一些香肠，并在猪油上加了盐。将煮熟的脚保存在浸有猪油的陶罐中。它们通常在五月与新鲜蚕豆一起食用，因为传统上五月之前不能食用它们。有一次，那是四月，我问姨妈，因为我很饿，不知道面包吃什么。我姨妈开始尖叫说我疯了。有一天，当我从学校回来时，我在骡道上遇见了奥菲莉亚和她的妹妹。他们失去了母亲，和父亲一起从法国回来。

他们的脸色比我苍白很多，我可怜他们，对他们说：到我住的地方来吧，这时候我阿姨出去打水了，烤箱里有一盆食物，拿去，自己吃吧，别吃。然后不要对任何人说什么。-他们感谢我，并在饥饿的驱使下毫不犹豫地听从了我的建议。五月，舅舅们煮完蚕豆，去取猪脚，却只找到了那锅猪油，自然以

为是我，连日来对我发脾气，要我还钱。那一次我感到非常自豪，因为我第一次有一种战胜他们贪婪的伟大斗争的愉悦感。由于缺乏卫生条件，跳蚤在整个房子里肆虐。他们晚上会蛰我的脖子，我姨妈每天晚上都会给我涂橄榄油，以防止跳蚤吸我的血。早上我的脖子看起来就像是画过一样。和我姨妈一样，我也有虱子，因为不习惯洗头。另一方面，我的阿姨常常给我卷发，并用水和糖涂油以保持发型。

另一方面，我的同学总是很干净。即使是他们中最穷的人也不像我那么肮脏。老师还把我从每个人身边推到最后一张桌子，这也加剧了边缘化的工作。我的身体脏得难以形容。他们每年在河里给我洗澡一次，庆祝费拉戈斯托节，这是镇上最重要的节日。大约七岁的时候，有一次，当我思念母亲时，我掉进了火盆沸腾的灰烬里。我的右手被烧伤了，阿姨没有带我去看医生，而是每天给我吃草药。我身上长了两个类似两个鸽子蛋的气泡，我痛苦地尖叫，但她却一动不动。我看起来就像是被老鼠咬了一样。

几个月后我奇迹般地康复了，而且我仍然有这种迹象。上学期间，一个周日，当我在阳台上时，一个下楼的小女孩问我是否愿意和她一起去听文森齐娜小姐的教义问答课。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因为阿姨只在最重要的节日带我去弥撒，我不明白去教堂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家对面住着一位牧师，布埃米神父，但我很少见到他，而且很不情愿地看着他。我姨妈对我重复了一遍，令人作呕：“如果你跟他说话，那个牧师就会割掉你的舌头。”然而，我提出要求并意外地获得了参加教义问答课程的许可。我立刻就在那个环境中感到轻松

自在。这位年轻女士给了我一本小册子和一份报纸。听到耶稣的事，我感到无比的喜悦。有一天，他告诉我，他会为我的第一次圣餐做准备。我在家里谈论了这件事，他们告诉我我还太年轻。我撒谎地回答说，小组里的所有女孩都会这么做。事实上，他们已经被确认了，但这位年轻女士和我仍然达成一致，并与圣尼古拉神父确定了日期：科珀斯克里斯蒂日。

白裙子的问题出现了，但有人告诉阿姨，修女们正在租它。期待已久的一天到来了：早上他陪我去教堂禁食。她以为其他女孩都在那里，因为她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教理问答女士。意识到我孤身一人后，她侮辱了我：“骗子，粗鲁。”那天早上我的老师也和其他人一起参加弥撒。在场的一些女性让她平静下来。神父来了，拉着我的手，带我去圣器室忏悔。他对我说了我以前从未听过的美丽的话。我感觉自己飞上了天堂，我对自己说：“牧师割掉舌头并不是真的，相反，他们知道如何理解一个小女孩的痛苦。”如果可以的话，我会高兴地拥抱他、亲吻他。

他让我念五遍万福玛利亚作为忏悔，然后我回到座位上。阿姨立刻问我跟神父说了什么才在那里呆了这么久，我说：——小姐教我忏悔是秘密的——。 - 是的，但你必须第一次告诉我 - 鹰身女妖坚持道。决不。那里举行了弥撒和圣餐，在出去的路上他们强迫我亲吻我叔叔的手并说：“请祝福我”。我从我的祖父开始，总是同样的一句话，然后我绕过了所有的亲戚。加埃塔娜阿姨给了我一本小册子。我很饿，但没有人给我食物。通常，仪式结束后，人们习

惯去酒吧买格兰尼塔饼干，但他们被节省的狂热所克服：中午我们吃了一盘意大利面，下午我们去找摄影师，因为亲戚建议发一张妈妈的照片。



我已经完成了第二节课，并以很低的成绩通过了。那一年我们整个夏天都必须待在乡下。我反对：- 至少在周日我必须去参加弥撒并拜访我独自一人的祖父 -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但患有哮喘。女儿忽视了他，部分是出于疏忽，部分是因为她受到丈夫的制约，丈夫总是对邻居、亲戚和公公发脾气。

我把洗好的衣服拿去洗，然后偷偷地从米歇尔洛那里拿给阿姨，不然就麻烦了。他甚至没有感受到对父亲的爱：有一天，他的一位同父异母的姐妹来到卡斯特兰贾，告诉她们父亲去世了。“如果你不离开，我就踢你的屁股，”他告诉她。

当村里举办聚会时，乐队成员会得到“pezzo duro”，一种因其特殊稠度而得名的冰淇淋。米歇尔叔叔，一直不清楚是因为他不喜欢，还是因为他被迫采取一种不寻常的慷慨姿态，看到我经过，他叫我：“Concettina，过来拿冰淇淋”。所以我借此机会在那些难得的机会里享受一些美好的东西。

不久前，来自巴塞诺的科森蒂诺博士让我想起了一个我已经忘记的细节。当乐队在镇上的街道上演奏时，孩子们试图加入游行队伍。但为了证明他们的存在是合理的，有必要“了解”一名成员。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把手伸进夹克口袋里。就这样，我跟随了我的叔叔米歇尔，而吉安尼·科森蒂诺，一位小学教师的儿子，没有父亲，他的手一直插在帮派头目的口袋里。

战争期间，一些炸弹开始落在诺瓦拉。每个人都逃跑了，一些熟人和我们一起到卡斯特兰贾避难。对我来说，这是一场聚会，因为我可以陪伴。时不时就能听到弹片的呼啸声。悲惨的消息也传来，奥兰多糕点店老板的儿子被炸弹炸得四分五裂。多莫多索拉的母亲第四次怀孕，只剩下罗莎和安东尼埃塔独自一人。我父亲被召回西西里岛成为一名士兵。离开几个月后，他得知他的母亲生下了一个名叫艾玛的小女孩，他有可能回家，因为他带着四个孩子预计会获得豁免。

不幸的是，当他到达多莫多索拉时，他发现了一个痛苦的惊喜：艾玛在 12 天后就去世了。两天后，他不得不返回前线。几个月后，即 9 月 8 日之后的不确定和不稳定时期，他设法逃脱兵役并返回诺瓦拉，等待战争结束与母亲

团聚。他开了一家小鞋匠店。我每天都去看他。对于我的年龄来说，我很害羞但很精明，我有一种直觉，爸爸会和一个已婚女人上床，但和一个军人丈夫。有一天，我走进贝尔托拉米广场上坡街道上的售票处。隔壁店的人正在和爸爸聊天。我扑过去，用食指和中指指着挖出欺骗母亲的父亲的眼睛。邻居好不容易拉住了我，爸爸却笑着说：“管好你自己的事吧”。**44**年，一个黑发男孩出生了，和他一样卷发……

在巴迪亚韦基亚，他的祖父患了胃癌。我得到了姨妈的允许去见他。我经常从卡斯特兰贾下来，沿着河边散步。我记得他躺在床上，很平静。奶奶还在忙着店里的事，抽不出时间来。她把一根橄榄枝放在他手里，想赶走苍蝇，但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已经没有力气了，我把苍蝇从他身边赶走了。**1944**年**11**月**2**日，**66**岁的他飞上了天堂。爸爸还在西西里岛。他的叔叔们也参加了葬礼。

我时不时地收到妈妈的一些来信。**45**年，父亲回到多莫多索拉，**46**年，我的兄弟朱塞佩出生。

第四章 石油、蜘蛛网和邪恶之眼



战争在世界各地肆虐，通讯困难，我们再也没有母亲的消息。幸运的是，我的父亲被贝尔萨列里军团召回西西里岛，当他有几天的自由时，他来看望我。由于战争的原因，很多人都流落到了农村。流离失所者通常会停留十五天，但后来城镇面临轰炸的危险，他们宁愿常年留在乡村。

我时不时地向那些人寻求庇护。有一个家庭，有四个孩子，尽管缺乏食物，但精神却始终很好。我看到叔叔们的贪婪，他们有那么多无花果干，却不给任何人，我就抓了一把，偷偷地拿给他们。我把他们给我的一些豆子留了下来给他们做早餐。甚至是硬面包：我阿姨上学前放在我口袋里的一片，我和那些孩子们分享，作为交换，他们给了我一些可以写字的纸，他们让我在秋千上玩耍，其中一个人制作了玩具、椅子和她给我和她的妹妹准备了娃娃床，而她的姐姐则为我们制作了布娃娃。

有时我会走到河边，周围的妇女们都去那里用灰烬洗衣服，我站在那儿，惊奇地看着用两块大石头举起的容器里点燃的火来加热水。 。我从来没有见过

我姨妈做过这些手术。他几乎从不洗澡，或者趁没人的时候去河边，以免暴露自己油腻又脏的衣服。

其他时候，我观察到妇女们将家里编织的亚麻布铺在石头上两三天。他们把它弄湿，然后在烈日下晒干，直到它变白。姨妈总是叫我回家，但我假装没听见。战争期间，她的儿媳妇也带着一个小女孩从都灵回来了。出于对继子萨尔瓦托的尊重，她受到了女王般的待遇。在那段时间，他们留在村里，阿姨为此拿出了香皂、亚麻毛巾、烘干机、桌布和餐巾，以留下好印象。相反，我被当作仆人对待，被派去跑腿、从喷泉里取水，因为派客人来是一种耻辱。

圣诞节来了，按照北方的习俗，新娘在早上收到了小耶稣送给她女儿的一份美丽的礼物：一套漂亮的娃娃用的罐子和碟子。我为她感到高兴，但同时我又感到愤怒，因为这些事情从来没有发生在我身上。我越来越虚弱。有葡萄，但吃它们却很糟糕：必须压榨才能酿酒。只能吃从邻居那里偷来的。榛子被收集但为了出售。我像树林里的松鼠一样偷偷地吃了一些。我叔叔们只在圣诞节和复活节买牛奶来做饼干，我在牛奶沸腾时用茶匙撇去牛奶。我阿姨很少给我准备煎鸡蛋。我经常希望她帮我煎一下：- 让我们把它收起来，这样当我们有一些鸡蛋并且产蛋经过时（他是一个来自墨西哥的年轻人，他在乡村各地收集鸡蛋并冒充新鲜的鸡蛋）我们可以卖掉它们并得到钱-。他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收集鸡蛋，然后把它们卖掉。

买鸡蛋的墨西哥人手中可能有一只小鸡。无花果必须啜饮，只有少数可以吃，其他的则留在阳光下晒干以出售或保存过冬。十月份，晚上就结出了美丽的栗子。如果有剩下的去皮的，我叔叔会把它们放在小房间的桌子上（不是放在盘子上，而是放在用灯油滴下的油润滑的垫子上），早上，当他起床时四点上班，他会叫醒我，递给我栗子，并对我说：“你吃早餐了”。我听了，饿了就吃，但味道像油，难免胃痛。叔叔吹牛：- 我爱我的侄女，我什至在深夜给她准备栗子 - 。事实上，我叔叔的眼里充满了仇恨。有时，当他生气时，它们会变成黄色、火红色：即使很小，那些眼睛也会侵入他的脸。它们又小又深，就像狭窄的洞一样，仇恨从里面涌出。与此同时，痢疾和蠕虫取得了胜利。姨妈时不时地给我一茶匙油。这样可以使虫子远离，她低声说服自己.....然后她开始念起“prichentu”：- **Mazzai un vermu gruossu qennu ìa pagana, ùa u mazzu chi sugnu all Christian**。或者在星期一你听到，或者在星期二你听到，或者在星期三你听到，或者在星期四你听到，或者在 **Vinardi** 你听到，或者在星期六你听到，复活节的 **matteia du jurnu u Viermu sturdudu a tierra casca**。 -

（当我还是一个异教徒时，我杀死了一条肥虫，现在我作为基督徒杀死了他。在圣星期一，圣星期二，圣星期三，圣星期四，耶稣受难日，圣星期六，复活节早上昏迷的蠕虫掉到了地上）。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活下来的。

这里我们打开一个括号。

很多年过去了，我肚子疼。我用一个房间大小的机器去做 X 光检查。他们给了我一些白布，看看是否有溃疡。不幸的是，什么也看不见。放射科医生说胃炎，并给了我一些姑息药物来缓解疼痛。我已经到了连一勺水都咽不下去的地步。我当时大约五十岁。保罗是皮亚琴察阿曼多的朋友，建议带我去看专家。他还来找马泽奥博士。胃镜仪器无法进入喉咙以外。“我不知道如何拯救这个女人，”医生说，“幽门已经关闭了。”所有做胃镜检查的人都自行离开了房间。我躺在担架上，接受静脉注射。医生给我开了两个月的强效药。当我回来时，仪器仍然没有通过。另一种更强的治疗三个月。

第一次就诊五个月后，仪器开始突破幽门。“奇迹！”马泽奥博士说。拔掉管子后，他问了我很多问题，以了解这是先天性的还是引起的。我哭了起来：“也许是紫紫时不时给我喂虫子的油吧。”医生把手插进头发里：“油？你还活着！”。在继续治疗的过程中，我偶尔重复进行胃镜检查。

感谢马泽奥医生救了我的命，现在几年后我只需要一些遏制药物就可以享受食物了。

当有人从阳台上叫她时，姨妈一直头晕目眩。然后他们建议她空腹服用一小杯二铁喹。她说服她丈夫买了它，早上她也给了我一杯。

此外，那所房子里也盛行迷信。他的叔叔总是因为喝了酒而头疼，但据他说，原因是有人邪眼。妻子不得不阻止他：她拿了一盘水，倒入一些盐和一滴油，然后开始用 **prichentu** 治疗头痛：- **Ogliu biridittu, ogliu santissimu**, 到这所房子来，赶走这个人 **morocchiu, ogliu biriditto**, 出去，赶走这个乳腺.....（祝福油，最神圣的油，进入这所房子，赶走这个邪恶的眼睛，祝福油，坚强起来，赶走这个魔鬼.....）。

根据他们的信仰，这层受祝福的油会扩张邪恶之眼。不久之后，水洒在房间四个角落，他的头痛就消失了。

为了治愈伤口，蜘蛛网与油和一小块肉混合制成肉汤。他们说，这种可怕的混合物绝对可靠！早上他们给了我一杯氧化镁水。过了一会儿，我浑身发抖，不得不出去到寒冷的地方来解救自己。当我康复后，他们把我送到一个会魔术的女人那里：她用一根绳子从头到脚测量了我的身体，并用同样的方法测量了我的水平手臂。如果缺少一块，那一年就避免了死亡。

即使叔叔们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相信上帝、圣徒、麦当娜。每年 9 月 8 日，他们步行前往廷达里 (**Tindari**)，前往距离城镇约 40 公里的黑圣母圣殿。从五岁起我就必须进行这种忏悔。

在前往廷达里圣所朝圣的前一天，阿姨用破布制作了卡皮尼（拖鞋）。叔叔准时去打猎，带了一两只野兔回家做饭。为了给大家留下好印象，阿姨还准

备了酿茄子。他照了照镜子，用布擦了擦脸。当时流行一首《我的美人 zaza 在哪里》，我就习惯性地叫它“zizi”。

我们晚上十一点左右出发前往廷达里，黎明时分到达。由于我的脆弱，我疲惫不堪，多次要一些淡水，但他们并没有像所有其他疲惫的人一样从摊位上购买：他们在教堂附近唯一的喷泉处排队，从那里流出热水它无助于平息炎热。按照传统，他们买了鹰嘴豆、蚕豆和意大利卷豆，然后去参加弥撒，祈祷马迪努扎，在出去的路上他们遇到了他们的村民和我的父亲亲戚。中午我们去周围的橄榄树下吃饭。可惜我太累了，那天其实总有开胃的食物在朋友面前留下好印象。午餐包括一只用烤箱烹制的野兔，叔叔总是在前几天晚上去打猎，里面塞满了茄子、辣椒、葡萄和自制饼干。朋友们回家的交通工具是：汽车或马车。我看着，已经决定步行返回。除非有叔叔我才能骑得起马，否则很痛苦。

第五章 猫头鹰



仍然是关于宗教的话题，因为我叔叔是兄弟会的成员，他们有义务在圣枝主日在圣乔治教堂忏悔和交流。仪式在早上五点举行，神父首先在小教堂里为所有男性忏悔，然后前往女性忏悔室。

轮到她姨妈时，她披着一条黑色的大围巾，她把衣服拉近炉排，尽可能地遮盖自己：似乎她必须吸入洋甘菊。他承认了，然后：- 现在轮到你了 - 他告诉我的。尽管这一年我很想表白，但我却做不到。婶婶骂我：“你不该取笑主啊，一年一次就够了，不然你就不配当主，因为你连眼睛都会犯罪。”

九点左右举行圣弥撒、圣餐并立即回家。像往常一样，由于一些微不足道的原因，她的叔叔开始说脏话，而她也出现了紧张性咳嗽。难以形容的场景发生了：如果那天因为某种原因有人需要吐口水，他们就不能吐口水，否则他们就会把主从嘴里扔出去。如果不幸发生了，他就会拿起壶盖，吐口水，然后再次喝水和糖。圣周期间，人们甚至在晚上也留在镇上，参加僧侣举行的晚间布道。周四，人们准备了“colombe”，一种各种形状的饼干面团，里面有煮熟的鸡蛋和水煮的鸡蛋，还有有毒的色素成分“anella”。在耶稣受难日的斋

戒早上，我们参观了所有用麦芽装饰的教堂，然后吞下了三片孙女叶子（气味浓烈的药草），保证了一整年的幸福。

你不必在白天工作以避免伤害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如果你缝衣服，针会刺痛，如果你看到有伤害你身体的风险，等等。那天，无论我做什么，我都没有被击中，否则耶稣会哭泣。周六十一点举行和平与复活弥撒。所有的孩子都带来了鸽子来接受牧师的祝福，然后吃掉它。我永远无法消除这种满足感，因为我必须用两个鸡蛋来保存我的鸽子，以参加复活节后周二组织的学校旅行。我不得不向老师献上一个鸡蛋。复活节那天，他们给我买了一只用皇家意大利面做的小羊肉，最小的，以免花太多钱。叔叔太小气了，他用锅里生的烟灰擦鞋子。如果我姨妈知道他正在完成一项工作并且他们正在付钱，她会建议我：“问问你叔叔他是否带了钱。”

她和我几乎不得不像两个小奴隶一样崇拜他，直到他被感动，给了她十里拉，给了我五里拉。我不能花我的钱，因为它注定要存进存钱罐。有一次我告诉姨妈我想玩彩票。她同意了，因为她希望获胜。我的是一个谎言。事实上，与同学相比，我在穿衣方面也有缺陷：他们有裙子，但我阿姨不喜欢，我被迫穿长裙。他们都穿着白色、棕色或蓝色的及膝棉袜，我只好凑合着用她做的橙色袜子，这种颜色比其他颜色便宜。我把它们穿在膝盖上方，用松紧带支撑，但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脚，它们一直延伸到脚踝。外面我穿了一双带袖口的短袜。我已经被边缘化得够多了，我也必须在衣服上脱颖而出。我本来打算用这五里拉买一双像样的袜子，早上上课前穿。那天商店关门了。

我不能带着钱回家，因为我姨妈会发现它的。我想把它们藏在骡道旁的一块石头下面。晚上下了雨，它们是纸做的，完全解体了，第二天早上我去取它们时才意识到。

十五天过去了，阿姨问我是否中了彩票。即使那时我也不诚实地说是的。这笔钱一直没有到。在耶稣受难日，在纪念悲伤圣母的游行中，他遇见了老师，向她寻求解释。我羞得要死。她自然不知道这一切，我就在阿姨严厉的目光下挨了两巴掌。我总是心甘情愿地去上学，但成绩很差。没有人理解我，而且我总是通过推荐而得到晋升，所以我的母亲很平静，他们总是让我学习。我对那只猫没什么意见，直到有一天，醉酒的叔叔带着一些牛肚从城里回来，那只动物就拿了一块来喂自己。他拿了士兵留下的一支步枪，在空旷的乡村杀死了他。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失望。

打谷的时候，我去邻居家的院子里捡拾剩下的小麦和大麦，装进袋子里，带到廷达拉太太河边的磨坊里。然后我把面粉带到诺瓦拉给我母亲的表弟，她是一个带着两个小孩的寡妇，早上去树林里捡木头，点燃烤箱为那些给她带来面粉的人准备面包，赚了一些钱给孩子们一点面包。

九月，当无花果成熟时，我爬上植物，摘下美味的果实，把它们放在用钩子挂在树枝上的藤篮里。无花果被切下来并放在树冠上在阳光下晒干。几天后，它们变干了。它们被种植在大篮子里，在冬天被吃掉。在那些美好的时光里，来自乡村的邻居玛丽亚夫人来准备无花果干。我经常去看望她。她是许

多孩子的母亲。其中一位卡梅洛患有癫痫症。时不时就找不到他了。担心的妈妈去找他，我陪着她，几乎玩得很开心。

我五年级的时候，老师让我们通知父母，她要带我们去电影院看电影《小高山》。叔叔们：“你别去看那些垃圾。”对面神父的侄子听见了：“你得派她去，我也没见过他。”然后他们就感动了，我就可以走了。

妈妈寄来了一个包裹，里面装着糖果。我带了一些到学校。当时正值饥荒，连糖果都短缺。我上五年级时，我老师的姐姐教四年级。她要给一个比我穷、生病的小女孩要糖果，我把糖果全都留给了她。

1945年，我父亲回到多莫多索拉。1946年4月，我再次见到他，和他在一起的是我正在怀孕的母亲。

我和父母一起度过了大约十天快乐的时光。我经常去看望我的祖父母和叔叔，所以我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喝很多祖母卖的汽水。最后，我母亲想带我去意大利北部，但一向虚伪自私的姑妈说服了她把我留在她身边。我当时五年级，由于我的脆弱，我总是在挣扎。考试期间，弟弟出生的消息传来。完全高兴，但同时又悲伤，我又高兴又痛苦地哭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尽管我在考试时没有开口，老师还是给我升了级。那一年，村里设立了高中部，我的同学几乎都准备入学考试了。对我来说，没有机会：我的叔叔们确信只有猫头鹰才能上那种类型的学校。事实上，高中毕业后，他们必须去墨西拿攻读硕士学位。我父母不得不考虑寄钱买书，他们不会花任何费用。

我一直在哭，因为我想继续学业。然后他们给我提供了参加两年专业课程的机会，这是一种为期两年的非常贫穷的中学。最穷的人都去那里，无论如何我接受了。早上和下午我都来回走着去参加课程。学校里鱼龙混杂：最吵闹的男生向数学系主任举手，还绊倒了意大利和法国老师。女孩们被教导做家务，男人们则被教导农业知识。事实上，我们什么也没学到。我的好处是害羞和对学习的渴望。

学年结束前，老师们为我们准备了慈善剧院。我不得不打扮成街头顽童的样子。那是他叔叔的帽子，短裤不见了。当我告诉姨妈时，她惊呼道：“你是个傻瓜，竟然还搞债券。”我并没有灰心：我去找理发师的妻子莉埃扎，请求借她儿子的裤子。因此，演出当晚，我装扮成街头顽童，在观众席上的叔叔们的热烈掌声和绝望中。

不幸的是，即使那两年过去了，我毕业后仍然认为自己仍然像以前一样无知，甚至比以前更加无知。

第六章 请原谅我

(星星的光)



当我十二岁的时候，我的母亲带着我第一次见到的父亲和弟弟来看我。看到他的小脸让我很高兴，我记得那一天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之一。我的父母决定带我一起回学校，但我的姨妈无数次劝阻他们：她会送我去当裁缝，希望能学好这门手艺。结果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违背了我的意愿。我的父母离开了，我像个白痴一样留在西西里岛。从此我就不得安宁，总是偷偷地哭泣。我的叔叔们说，我的父母肯定不会像他们那样爱我，他们把我当作女儿一样抚养长大（女儿肯定会经历和我一样的痛苦）。有一天，我姑妈去找镇上最好的裁缝，我母亲也在那里学过这门手艺，问她是否愿意雇用我。裁缝回答说她已经有八个女儿了，不能再增加了。第二天，她的姨妈给她带来了一些鸡蛋来说服她，她说：-一个月后回来，也许其中一个学徒要去都灵，还有一个空位给你的侄女-。一个月后阿姨准时把我送到实验室。身高不过一米半的小姐姐迎了上来：“好吧，我带你去吧，我对不起你，我想你宁愿来找我

，也不愿意呆在乡下。”和你阿姨一起。”他的想法并不完全错误。第二天八点我出现了。“开始打扫实验室，”他告诉我，“然后你就可以洗地板了。”这个故事开始让我感到恶心。我开始尽我所能地进行清洁工作。我身材矮小，十二岁，但看起来八岁。

我不知道怎么洗地板：农村的地板是石头做的，村子里有瓷砖，姨妈从来不洗，以免磨损。我尽力了，但裁缝却骂我是混蛋，因为我没洗好。九点钟，工人们到达并开始对新事业（小女孩）产生兴趣。他们都用怜悯的目光看着我。我听了他们的演讲，感到很惊讶，因为我不知道生活的本质。他们时不时地给我一些裁缝的工作，这些工作是我不喜欢做的，总是为无法学习而苦恼。这一天也有积极的一面：中午，不用回乡下，我在家里安静地吃饭，在桌子上铺上餐巾，摆上玻璃杯、水瓶和盘子。简而言之，为了吃一块硬面包和奶酪，我喜欢像所有普通人一样摆桌子。午饭后，我去找一位比我大九岁的邻居，她是一名裁缝。她帮助我看清了自己的天真。她的母亲、一个长着大象腿的妹妹和另一名病人与她住在一起。

有时他们请我喝碗汤。裁缝让我帮她在童装上绣十字绣。有一次，我陷入了悲伤的危机，工作半途而废。还有一次，我出于怨恨，从火盆里取出灰烬，沿着楼梯撒下。他们说：“谁在那里？我会得病吗？”最后他们理解了我并原谅了我。

有时我到安东尼亚诺孤儿院的修女那里去和孤儿们一起玩。我有点羡慕他们，因为他们的日子过得井然有序。他们总是在餐桌上吃饭，然后玩耍，最后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祈祷献身于上帝。我想：-他们很幸运，他们不再有父母，但他们和修女们生活得很好，而我有父母，却被迫和这些可怕的叔叔住在一起-。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为了避免接下来的无聊审讯，我时不时地去拜访住在村里的姑妈。我向她要钱，写信给我的父母，恳求他们带我一起去。

每年 11 月，他们带我去参加在 **Piano Vigna** 举办的 **Sant'Ugo** 博览会。祖父母在这个地方搭建了一个棚子，在那里准备烤肉和香肠，并与一杯好酒一起出售。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和我的父辈亲戚在一起的机会，品尝美味的肉，喝彩色苏打水，看看卖火盆、灯笼、陶罐、夸脱和 **bumbaelli** 的摊位。

第二天，我们再次去巴迪亚韦基亚参加圣乌戈盛宴，一场弥撒，一场小型游行，然后又去了我祖父母的商店，他们给我提供了香肠、面包和苏打水，这些都是从一个用球封闭的小瓶子里倒出来的在内部。

有一次圣诞节前我们去了墨西拿三天。我们和一个亲戚一起睡。我有点不喜欢她：她告诉她的叔叔她在市场上从农民那里偷了鸡蛋，这分散了她的注意力。我在教义问答中了解到你不应该偷窃。晚上，我们和女儿一起去了一位制作雕像的绅士那里。为了慷慨，叔叔们给了我钱去买。在卡斯特兰贾涂有油脂的桌子上，我能够建造一个耶稣诞生的场景。我用芦笋枝和一些棉片搭建了一座小屋。晚上，我享受了两根用浸过油的核桃壳制成的蜡烛和小耶稣

旁边的一根绳子的氛围。米歇尔叔叔也很欣赏这个主意，并想奖励我：“Ntoia，剥掉两个仙人掌”，我姑妈就去把它们拿到床底下放了。

当我独自在诺瓦拉睡觉时，在圣诞节九日敬礼期间，我和邻居安东尼埃塔一起去参加早上 5 点在安农齐亚塔教堂举行的仪式。在教堂后面，圣器管理员提供了收费的椅子。我们从家里带来了它们。回来的路上，我们拜访了工程师的洗衣女卡罗莱纳，她一早就在楼梯下干活了。那时她已经用大夸脱去圣弗朗西斯科喷泉打水，装满木桶了。他说：“Caùsi，在这里等一下，我去看看先生们昨晚有没有剩下饼干，这样你就可以吃早餐了”。他几乎从来没有空手而归。我邀请安东尼埃塔上来，我们点燃了火盆。当卡罗莱纳找不到其他东西吃时，我去厨房拿了一块硬面包和一杯“bumbaello”水。我们直到八点才停下来制作桌布，然后告别：我去了车间，安东尼埃塔去她家帮助她的母亲，因为她是八个兄弟中唯一的女儿。

仅在诺瓦拉，我就感觉自己像个公民。当我去看望祖父图里时，我清洁了他的窗户，他给了我“a srea”（小费）。我去买指甲油。当我感觉到我会见到我的叔叔时，我也买了溶剂来去除它。我用滑石粉作为粉末。唉：有一天，我把它留在脸上，经历了我的烦恼、耳光和侮辱。“你哪来的钱买这些垃圾？”我说：“你没看到这是面粉吗？”。与此同时，邻居们搬到了另一个街区。有一天，他们邀请我去看马戏团。“我没有钱……”我说。他们借给我了。下午，水手们到实验室欣赏表演：空中飞人上的猴子、骑着小马的孩子、大象、小丑，各种以前从未见过的东西。不幸的是我必须耍 8 里拉。

几天后，当我前往卡斯特兰贾时，在圣萨尔瓦托，我遇到了一位同学的母亲，她手里装满了从农民那里买来的蔬菜。他问我是否可以回城（因为当时的心态，他羞于带着包去广场！）。我同意了，想着用小费赚点钱。不幸的是，好不容易才到了她家，她奖励了我四粒花生。我没有灰心。我通过向一位来自凡蒂纳的女士出售桌布赚了里拉。我用纸板制作了匹诺曹，腿和手臂由绳子移动。有些孩子花了几毛钱买了它们。另一个想法：为贫困儿童提供太阳镜。我正在酒吧前面寻找透明的彩色糖果包装纸。我用糖纸剪出了框架，并能够收回其他美分。两个月后，我设法归还了 8 里拉。

尽管祖父年事已高，而且从五岁起就患有哮喘和疝气，但由于女儿几乎从不去看望他，他还是试图在乡下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当他的儿媳妇从墨西拿来的那两个月夏天，他过得很好：她给他洗衣服，把房子翻个底朝天，清理掉一年中积累的一切。

当我们见面时，他会对我说：“你的姑妈是一个耻辱，你不能让一个可怜的老人受这样的污秽。”晚上我去报到，阿姨却批评她嫂子：-她是公民，她可以自己想什么-。我回答说：“你说得对，我见过你做的清洁工作，你甚至用酸洗了小便池，它又变得闪亮了。”这时他打了我一巴掌，因为这些事情不应该谈论，我很恶心。

有一天，祖父给了我一些钱，我买了一本车间里的女孩们正在谈论的歌集。一段时间我设法隐藏它，但有一天晚上我没有时间，叔叔发现了，开始咒骂

： - 即使是这个丑陋的垃圾，现在你也变成了一个恶霸 - 。听到这句话，我先于他把它扔到了他脸上。他看不到我的反抗，拉下我的裤带，开始猛烈地殴打我。我当时大约十三岁，这是他唯一一次对妻子说： - 我听说一位女士要去意大利北部，陪你的侄女到村子里，把她送到她父母那里去 - 。那一刻我感到很幸福，我甚至忘记了被打的痛苦，然后坐在草地上若有所思。我想，夜幕已经开始降临，夜色渗入了树枝，河面上吹来一阵微凉的风。

我靠在核桃树上，看着云朵睡着了。我做了很多梦，一群五彩斑斓的梦。一阵微风轻抚着我的脸。我睁开眼睛，奇怪的是，我喜欢那个我一直讨厌的地方，并且我第一次惊讶地意识到它只被星星的光照亮。我让自己陷入这种被遗弃的状态，我又做了梦。幸福就像一种神秘的液体，一点一滴地进入我小小的生命里。我不是一个可爱的孩子。我的双脚因在溪流尖锐的鹅卵石上行走而变得皱巴巴的，但我的整个身体，甚至我的灵魂，现在已经习惯了厌恶一切看似甜蜜和温柔的东西。但我承认，那天晚上短暂的睡眠非常美妙，我再也没有睡过。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仍然记得它。突然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安东尼娅阿姨来了，用她自己的方式，猛地叫醒了我：“我们回家吧。当我们到达时，你会亲吻你叔叔的手，并告诉他——请原谅我——”。事实也是如此。

那天晚上，我浑身颤抖地上床睡觉，整夜无法入睡，几个小时都在疯狂地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如果我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我就会突然受到惊吓，就像被召唤或意识震动一样，这需要我在痛苦中保持清醒，让我没有喘息的机会

。剩下的时间里，我都睁着眼睛，审视着夜色在墙上画出的怪物，我没有力气做任何事情，我哭啊哭啊。但这并不是悲伤的哭泣，而是某种我无法察觉的东西。第二天我没有去实验室，因为我的身体看起来像一张地图，伤痕累累。一周后，当迹象开始消退时，我才回来。

第七章 艾米莉亚



周日下午，我和几个朋友去了孤儿院，一位修女用一些相关的笑话很好地向我们解释了福音。能够愉快地度过这一个小时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有一天，他告诉我们墨西拿主教将于十月抵达参加坚信礼。

- 如果你想要这个圣礼，请举手，这样我就可以将它传达给大祭司萨尔瓦多·阿巴德萨大主教。 - 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胆怯地举起了手。几天后我告诉 zizi。她很尴尬：我们得找个教母。我向她求婚了，邮递员的女儿，丽娜小姐，一位年轻的教师。我们怎样才能问他呢？第二天我们就去她家，她同意了。1948年10月9日下午，我和朋友一起去圣母教堂告解。第二天早上，我去了教母家，她给了我一个用小心编织的金丝手镯。我开始庆幸。11点我们去教堂。主教抵达并开始庆祝弥撒。中场休息时，我们在中殿排队，他一一确认了我们的身份。弥撒结束后，叔叔们甚至没有给教母喝咖啡。他们只是简单地称她为“comma”来问候她。

我记得小时候，当我们从卡斯特兰贾回来时，在到达村庄之前，有一座供奉救世主的教堂。滋滋停了下来，大声说道：“妈妈们，妈妈们……”。我以为这

是一个祈祷。当我长大后，我明白他是在称呼他已故的母亲，因为墓地就位于教堂的上方。我从来没有去过墓地，因为 zizi 甚至没有参加圣人的盛宴。我知道那次人们在一个叫“福萨德洛”的地方从西格诺里诺小姐那里买了花，几乎排着队去装饰他们亲人的坟墓。有一次我向 zizi 提议：“要不我们也去给你妈妈上坟吧？”。

她回答说她会感到抱歉。 - 如果你连一朵花都不想给她，那么呼唤“母亲——母亲”是没有用的。——听到这句话，他差点就动了。我们去富萨德洛买了一些菊花。万圣节那天，我打电话给祖父图里，带我们去“母亲”墓，为我祖母罗莎。我祖父最近重建了这座坟墓，因为在战争期间，落在墓地的唯一一颗炸弹摧毁了它。

尽管我为又赢了一场仗而感到自豪，但我日夜思念着我的父母。当我在实验室时，我试图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我开始享受缝纫的乐趣：我准备了垫肩的棉絮，我用木炭熨斗吹气。当熨斗热了，大姑娘们就熨烫这些碎片来制作衣服。为了保持它拉紧，在下摆处缝有两条丝带之间的重物。我去卖步枪材料的教父那里买的。它们是颗粒，我必须用锤子将其压平。有时我甚至把手指压扁……与此同时，奥兰多夫人为年龄较大的女孩们举办付费剪裁课程。我坐在很远的地方，但我在听，从课程中了解一些东西。有一次叔叔们说我们要去凡蒂纳看望“commare”和“compare”，那些来诺瓦拉执行重要任务时和我们一起睡觉的人。有一次，干妈问 zizi：“你多大了？”还有 zizi： - 我的眼睛变黑了，我不记得了 - （如果我没有视力，我就不记得了）。

在爷爷图里的提示下我去买了一块绿色的布料，为了测试一下我做裙子的能力。出发前往凡蒂纳的日子到了（步行两小时）。我们四点起床。我想穿裙子给 Zizi 一个惊喜。它太窄了，我几乎无法行走。当他们看到我的创作时，他们开始说：- 我们养育了它，现在它开始长大，它的行为就像一只猫头鹰。这让我们感到羞耻。我指出：“我不会把这个拿走，如果你想要就这样，否则，你走吧！”但心里却想“这么紧的裙子我怎么走路……”。无论如何，我们到达了目的地。警官问我哪里做的这么漂亮的裙子。- Sa Figi illa -（她自己做的）zizi 回答。- 所以当我们需要缝制东西时，我们就会去找她 -。猫头鹰的骄傲...

有时在城里我会看到令我悲伤的事情。艾米莉亚是个聋哑人，也许无家可归。他几乎每天都会经过我住的那条街。如果他遇到某人，他就会把手放在嘴边。有时人们会给她一块面包，但也有人不择手段地给她奶酪皮，然后躲起来看反应：可怜的女孩坐在门阶上，用头撞墙。有一天，当我去商店买线时，我听到盲人安东尼奥大声说话。他从位于城镇顶部的修道院宣布沙丁鱼已经抵达。我带着祖父留下的小费里拉，去鱼市买了几盎司。中午，我用木炭点燃炉子，煮沙丁鱼，然后将它们放在一张糖纸上。当我看到艾米莉亚经过时，我把它们给了她。她惊讶地看着他们，微笑着向我表示感谢。我看到她像往常一样坐在门口，没有用头撞墙，而是把瘦小的手指放在嘴边。那天我没有吃饭：我必须清理炉子上剩余的余烬，以免让叔叔们知道我的举措。

中午时分，安吉拉和她的儿子尼诺一起走过那条街道，尼诺是一个残疾人，只能走路，但用手势说话。他们提着桶去孤儿院取汤。有一天，尼诺独自一人提着水桶，在我家附近，两个男孩把他的衣服脱光后逃跑了。他无法拉起裤子。他没有穿内裤。我胆怯地下去给他穿衣服。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裸体男人。要是叔叔们知道了，那可就成了丑闻了。

在写给父母的众多信中，我表达了对一块手表的渴望。得知阿戈斯蒂娜夫人来自多莫多索拉后，我去看望她。他一看到我就拥抱了我，并给了我一个我父母寄来的包裹。我打开它，惊讶地发现一件棕色的羊羔皮大衣，卷发有手指那么大，一顶毡帽和一个装有手表的盒子。当那位女士把它戴在我的手腕上时，我高兴得浑身发抖。他给了我一杯水来帮助我康复，然后我就跑回家了。第二天，当我的叔叔来到诺瓦拉时，他们说如果我穿那件毛皮，他们会认为我疯了：镇上没有人拥有这样的东西。无论如何，我自豪地穿着它。我会卷起袖子，让每个人都注意到那块小手表。我经常给它绳子，所以没多久它就断了。去卡斯特兰贾时，我遇到了一些老人，他们问我时间。为了避免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我看着那块已经坏掉的手表，说我忘记给它上发条了。 - 非常感谢 -。他们向我打招呼，然后继续他们的旅程。

和我的朋友们相比，我又小又瘦，他们都“发达”了。在一封信中，我母亲问 zizi 我是否像我姐姐罗莎那样“发达”。但对于 Zizi 来说，谈论这些事情是禁忌。他不知道我了解生活的一切。我一如既往地叛逆，告诉她“我不是‘小姐’，因为我营养不良”。她： - 你在说什么？我们一直支持你。一天晚上，我在卡

斯特兰贾睡觉时感到不舒服。我当时出了一身冷汗。我以为这就是结束了，我祈祷、哭泣，然后在黑暗中出去撒尿了几滴。他们还说：“你再起来我就打你！”。也许廷达里圣母保护了我。我回到草席上睡着了。第二天，在诺瓦拉的实验室里，阿桑塔小姐发现我比平常更苍白。当女服务员像每天早上一样给她送来咖啡和牛奶和烤片时，她也给了我一些。

第八章 燕子的飞翔



在诺瓦拉待了很长时间，生活似乎发生了变化：也许是因为我去看望祖父图里，整个下午都不间断地与他愉快地聊天。他给我讲了很多关于他的生活的故事，以及他曾经的生活是多么的艰难。此外，住在诺瓦拉我有机会目睹了镇上发生的重要事件。最重要的是，大型宗教活动、游行、洗礼、坚信礼，但最重要的是婚礼，令我感动。那时婚礼都是在晚上举行，我几乎总是和朋友一起去圣尼古拉教堂四处看看。

一天晚上，我看到一位穿着白裙子的新娘在她父亲的陪同下出去。白皙如雪，看上去就像一个洋娃娃，美极了！卡梅琳娜嫁给了菲利波。我完全同情并做着白日梦：“谁知道呢，有一天这也可能发生在我身上……”。

那些日子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空气中有一种新奇的东西，我有一种预感。我焦躁不安，等待着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事实上，这个事件来得不久

。中午左右，邮递员通常会过来。六月的一天，我听到他的声音喊道：“坎波，有邮件。”我接过这封信，它来自……多莫多索拉！母亲写信给姐姐。

我猛地打开它，几乎撕开来看，里面是我一直在等待的消息：9月12日左右，我妈妈会来西西里岛接我，带我去北方！现在我已经是一位年轻的女士了，未来在等待着我，我必须找到一份工作。知道姨妈的反应后，出于谨慎，我把信藏在一个装满垃圾的罐子底部：如果 zizi 读过它，可怜的我……有时米凯里洛叔叔没有读到。在小村庄工作，来到诺瓦拉的商店。有时他带着 zizi 来，惊慌地说：“你妈妈好久没写信了，她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另一方面，我担心另一封信会带来一些暗示。事实上，有一天，有人来了，但幸运的是，没有提及西西里岛之旅。夏天对我来说慢慢地溜走了，我迫不及待地等待着那疯狂的等待结束。工作帮助我在母亲到来之前不去思考并打发时间。在8月15日的圣母升天盛宴上，所有人都想展示自己的优雅，实验室里总是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平时更多：许多女士想炫耀她们的新衣服。8月13日是献给能够自己缝制衣服的工人的日子。

我让 zizi 买布料是为了和我的朋友们看齐。她同意了，我选择了带有蓝色结图案的廉价米色面料。车间里的小姐姐帮我剪好了，还请了一位老工人帮我缝制。聚会那天，我和其他人一样穿上了新衣服。

还有一些来自凡蒂纳的熟人。其中一位见过我著名的紧身裙。他拿来一块布，对 zizi 说：“你侄女要给我做一件衣服，她手艺真好！”。我给她量了尺寸。

我脑海中浮现出阿桑塔小姐为一位顾客制作的模型。我要求一些时间来切割它并尝试一下。“还好，布料有点重，适合秋天，9月20号左右来。”

与此同时，来自实验室的女孩卡梅琳娜邀请她所有的朋友参加她的婚礼，并在九月的一个晚上在矩阵教堂举行了庆祝活动。征得 zizi 的允许，我去参加了仪式。客人中还有一位来自多莫多索拉的女士宣布她即将离开：“Concettina，你在诺瓦拉的日子屈指可数了。你的母亲很快就会来接你。”

吃完丰盛的茶点，我高高兴兴地回到家。日子一天天过去，9月8日廷达里节到来了，那年蜿蜒穿过河流的漫长路线不再像第一次那样艰难和无限，感觉就像我在飞翔。当我们回到卡斯特兰贾时，我告诉 zizi 我要待几天，并编造借口实验室将关闭到12号。那天早上我的心在颤抖。我们摘了一些无花果送给邻居，然后前往诺瓦拉。半路上，我远远地看见妈妈走在骡道上。我跑向她，用我小小的手臂里的全部力量拥抱了她。紫紫开始大喊“你怎么突然来了？你觉得你能把康塞蒂娜带走吗？”。“是的，”母亲回答道，“我们三天后就要离开”。“不行，你得给芳蒂娜的女士准备衣服。”这又是一个阻止我的借口。他不断地喊叫着。我面无表情地用手指抚摸着天空。我唯一的遗憾是不能再去看望祖父图里了。

14日晚上，我们共进晚餐。紫紫只张口辱骂我母亲：“你竟敢把她从我身边夺走，你没心没肺，让我受了太多苦，我不再把你当妹妹了。”我第一次看到

米凯里洛流泪。在它粗糙坚硬的木头外壳下，显然还囚禁着一些人性的。而我却冷得像大理石一样，一动不动。

我一夜没合眼，万千思绪在脑海中纷乱地追逐，迫不及待地盼着天亮我就可以离开。母亲从一位绰号为“cauzi i lupi”（狼裤）的绅士那里订了出租车。黎明时分，我们起床，对纸板箱进行了最后的修饰，并向叔叔们告别。临走时，姨妈垂着头发，泪流满面地从房间里出来，扑倒在母亲脚边，哀求道：“现在我自杀了，你的良心会因此而死去。”生活！求你了，我跪下求你——她说——我只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孤独一人，被一个假丈夫像野兽一样对待，没有人爱我。我的妹妹，我请求你不要把她从我身边带走。我，怜悯我，你没有权利丢下我一个人，她像一朵花一样在我们中间长大，现在却没有感激之情！”

他头发蓬乱，脸上沾满泥土，一拳打在地上，咒骂着整个宇宙。母亲明白姐姐已经变得危险，正在失去理智，她不耐烦了。然而，她没有动，她没有让自己被怜悯所感动，他对他的妄想充耳不闻，她望着远方，等待着自己的戏剧结束。当姨妈意识到母亲态度强硬时，她冲进自己的房间，拒绝与我们作最后的告别。我们突然离开，她又回到街上咒骂，当我们走开时，我们看到她缩小，直到她变成一个小黑球，与石头融为一体。也许我对她太残忍了，只有孩子才会这样，但我记得当我在母亲的手保护下走出她的家时，当我看到她即将消失在我的视线中时，我所有的怨恨突然变成了爱意我对她产生了一种同情心（后来我得知，有几个月她在街上哭泣，好像我死了一样）。

在贝尔托拉米广场，出租车门打开了。我从窗户向看到的每个人挥手致意，直到城镇的尽头。一路上我心潮澎湃地看着全景和慢慢远离我视线的国家，我们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我看到了大海。现在我已经远离诺瓦拉了，绝对的！反对的想法在我的脑海中挣扎，我无法控制它们，然后当我妈妈爱抚我时我醒了，警告我我们已经到了。然后我就深深地爱着这个我因过着悲伤的生活而厌恶已久的国家。在维利亚托雷车站，情况非常混乱，许多像我们一样带着纸板箱和其他袋子前往北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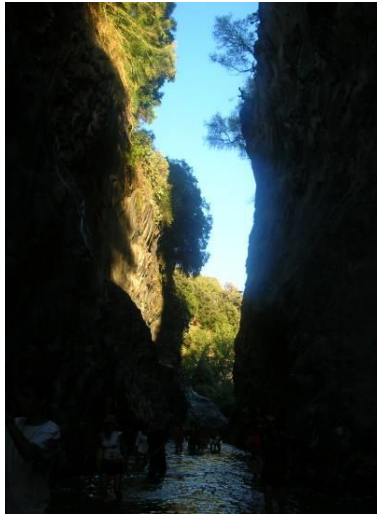
一阵微风从海上吹来，我感觉到嘴唇上有咸味。一种美好的感觉，我第一次感受到。我们等了火车半个小时。对我来说这是新空气。人们唱着流行歌曲“教授，告诉我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每个人都从非洲大陆度假回来。当我们到达墨西拿时，我惊讶地看到马车登上了渡船。那是九月中旬，海峡上空蔚蓝的天空中，成千上万只燕子在盘旋。在他们的飞行中，他们绣出了我的梦想：终于回到我的家人身边。我试图在明亮的背景中看到上帝，尽管我没有看到他，但我从内心深处感谢他。经过无数个小时，我们在罗马下车，经过更多小时的等待，乘坐火车前往米兰，在那里又换乘火车前往多莫多索拉。这是一个梦。在那趟火车上，母亲向几个她认识的人打招呼。每个人都在问她从哪里来，和她一起的女孩是谁。他们不知道他还有一个女儿。

我观察了风景：我惊奇地看到了马焦雷湖和岛屿，然后是山脉。我问要多久才能到达，因为知道这个小镇是在一个群山环抱的山谷里。我们在上午早些时候抵达多莫多索拉。天空灰蒙蒙的，街道也仿佛被漆黑了，人们迈着坚定

的步伐，看着地面，连衣服都是黑色的。爸爸和两年前我在西西里岛见过的弟弟正在车站等我们。亲吻和拥抱。当我们回家时，我试图去发现那个很快就会成为我的城市的地方。我数了数房屋的窗户，但数量太多，我忘记了计算。窗户太多了，房子也太多了。它们太高了，我的眼睛在天空中迷失了。

我感到头晕。成千上万的问题在我的脑海中浮现，不耐烦地来来去去。旅途中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然后在家里，当我看到我的姐妹们时，我又吃了一惊，我只在照片上记得她们。另一个惊喜是厨房里有水槽、水龙头和燃气灶（在诺瓦拉，房子里没有水，我们用木头做饭）。晚上，**Comare Grazia** 带着她的女儿 **Caterina** 来看望我们。就连邻居也想见见我。第二天晚上爸爸带我去看电影。这是我一生中最美丽的夜晚之一，我将永远记住，直到最后一天。我终于和父亲在一起了，以前我像爱缺席的父亲一样爱他，现在我钦佩他，终于我第一次感到受到保护，就好像我是他的公主一样。简而言之，我感觉自己走在云层之上，降落在宇宙的另一个点。

第九章 天堂之门



在离开西西里岛之前，我的母亲设法在皮货店给我找到了一份工作，两天后她陪我去上班。我们一早就离开了家：这个消息让我非常兴奋。

在入口处，蒂尔德小姐迎接了我，她给了我一个灿烂的微笑，并握住了我的手，一位令人愉快且友善的女士。蒂尔德用米兰语对我说：“你好，bela tusa（女孩），来吧，让我向你介绍一下和我一起工作的女孩：Nella 和 Teresina。她们有很多经验，她们会教你如何工作。如果有的话她补充道，如果有任何问题，请不要羞于提出。”眨眼间我就发现自己找到了新工作。

我已经感觉自己长大了，为了纪念贝拉·图萨生活中的这一变化，她的月经第一次来了。她对这个话题了解不多，但从诺瓦拉的老朋友那里听来的故事，她明白，这就是一个小姑娘的转变。她明白，她不需要这个信号就可以成为女人：因为她所学到的、所知道的和所爱的一切，她已经是女人了。它不

再是毛毛虫，而是蜕变成了蝴蝶。他从远方而来，几分钟的时间就从一个世界穿越到了另一个世界。她发现自己孤身一人，并为此感到非常自豪。

与此同时，我开始熟悉新工作。当时，毛领被用来固定在外套上。用海绵弄湿兽皮，最后从四面八方拉动，将兽皮钉在木板上。我想起了在西西里岛的实验室里，我把导线压碎放在衣服底部的情景。这里也有一些敲击手指的声音。如果有一点阳光，它们就会在街上的花园里晒干，所以我必须充当哨兵，运送珍贵的波斯羔羊皮、狐狸皮、水貂皮和鼠皮。当我照顾他们时，我喜欢观察路过的汽车和行人。我甚至吸入了汽车尾气，试图沉浸在那种城市的气味中，这对于在纯净空气中长大的小女孩来说是那么新鲜、令人陶醉。这座城市在我眼前掠过，我甚至忘记了时间。我父亲向我解释说，那里的一天分为几个小时，而当我住在卡斯特兰贾时，我只知道太阳的升起和落下。有时我在处理皮子的时候，楼上的一位老太太会过来陪我。他用严格的皮埃蒙特语说话，我一点也听不懂：“多么美丽的笑话啊，*da ndua ti vegnat*（你从哪里来）？*Cuma ti se ciamat*（你叫什么名字）？”。我改变。“*Ti mi capisat mia*（你不明白吗）？”。当毛皮干燥后，蒂尔德小姐为订购的女裁缝剪出领口的形状。

渐渐地，我学会了放置 *frisellina* 填充物、围绕它的环，然后是衬里。由于我的能力，我开始每周领取零用钱，很快我就符合养老金标准。我感觉自己老了。实验室里有一台收音机：我喜欢听歌。那时冰箱并不常见，但这位年轻女士拥有一个冰箱，里面装满了一位推着车穿过镇上街道的绅士提供的冰

块。喝这么新鲜的水对我来说是新鲜事。一个便宜的柴火炉给房子取暖。他没有电话，但当他需要给客户打电话时，他把我送到他的阿姨那里，她是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有几名工人。其中，很巧的是，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但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如果我有时间和意愿，我稍后会告诉你。

在家里我吃得很好，晚上我们出去参观市中心的石头屋顶和带有漂亮窗户的商店。周六中午我下班时，我会和妈妈一起去市场，市场占据了中心的很大一部分。我们买了布料给我做一件外套。它是方格的。我在圣诞节的午夜弥撒上炫耀我的东西，以此拉开了它的序幕。简而言之，幸福的生活。

狂欢节来了。我们和我们附近的一家人一起参加了加莱蒂剧院的除夕派对。在磷光灯的表演中看到化装舞会真是一场梦。

接下来的星期六，当我起床时，出了点问题。我哭是因为我妈妈没有给我圣培露氧化镁。他的一个表弟从马蒂尼来了。他和我们一起吃午饭。下午我感觉很奇怪，我的幸福似乎结束了。爸爸陪他表弟上了火车，然后我们吃了晚饭。

那天晚上我们没有出去散步。爸爸对妈妈说：“我要去酒吧拜访我的朋友们。”晚上 10 点左右，他回到家，气喘吁吁，脸色苍白，胸口一阵剧烈的疼痛让他惊呆了。“特蕾莎，给我一些洋甘菊。”当爸爸在床上喘气的时候，我就和阿姨跑去 50 米外叫医生。他立刻就来了，但与此同时，我父亲已经去世了。后来我们得知主动脉破裂了。反正也没什么事可做，爸爸就穿过天堂之门

，飞上了天堂。那是 1951 年 2 月 17 日，我整夜都盯着父亲无助的尸体。我的头开始旋转，偏头痛和头晕混合在一起，几乎让我离开了那个房间，那里的所有物体都变得可恨，因为它们是不公正死亡的见证人。我一直在想我的父亲，以及在多莫多索拉等待着我的残酷命运，我的眼泪再也流不出来，因为它们已经哭干了。当我在墨西拿海峡上空的耀眼光芒中离开时，我所想象的那个上帝，他隐藏在哪里？他为什么抛弃我们？他为什么要欺骗我这么多？为什么现在我找到了父亲，他却永远离开了我？这场悲剧的意义何在？现在，多莫多索拉的上帝看起来不同了，遥远的，难以捉摸的，他似乎是由黑暗组成的，难以捉摸的，难以捉摸的，痛苦的，我不再知道在我的余生中是再次信任还是忽视上帝。我日复一日地保持沉默，在黑暗中睁大双眼，几乎希望随着白天的到来，一切都会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在那些痛苦的日子里，我的家人处于悬崖边缘，我明白天堂不适合小女孩。

其中一个夜晚，凌晨时分，我崩溃了，经过一场痛苦的睡眠后，我陷入了甜蜜的梦中：我发现自己在湖上，然后我的父亲出现在我面前，他的眼睛和脸沉浸在天国的光芒中。现在他的脸不再受苦，又恢复了美丽。他对我甜蜜地微笑，握住我的手，拥抱我，开始和我说话。“我的孩子——他说——我现在想告诉你的是我的爱，是我想要给你的一切美好。环境意味着我们彼此不认识。我很遗憾没有看到你长大……”。

有时我会想到那个梦和我最后的旅程，我想到主什么时候会召唤我，我喜欢想象当我跨过天堂之门时，我的父亲会在等我，穿着就像那天晚上他带我去

天堂一样。电影：我们和他有很多事情要告诉对方，我们必须永远恢复在那个寒冷的二月夜晚中断的谈话。我认为，这将是开始我最后一次旅程的最佳方式。

母亲带着四个孩子陷入绝望，而且没有养老金，因为父亲是一个简单的鞋匠。世上所有的寒冷和痛苦都降临在我们这个可怜的移民家庭身上。

远离我们的土地，远离生活，我们是沙漠风中拖曳的沙粒。

我的母亲失去了自己，失去了整个灵魂。她已经变成了一个空壳。他的身体像一块木头一样收缩，他的体重从未停止过，而他那失去的目光，苍白而毫无表情的脸，整整几分钟都盯着远处的某个地方，盯着他父亲的坟墓。她变得像一个无法忘记的幽灵。我预感到她会跌倒，陷入绝望，无路可走。我试图摇晃她，我和她说话试图让她振作起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角色完全颠倒了：是女儿安慰母亲，给她讲故事，让她为没有丈夫的生活做好准备，并帮助她忘记。我，大女儿，还不到 15 岁。

晚饭后，我回到皮货店工作，多赚几分钱。我是那个努力保持希望之火的人。但最终我的母亲，我不知道，她是怎样的，也许是绝望的力量，在一哭一哭之间，把整个世界扛在肩上，慢慢地又做回了一名裁缝，缝制了几条裙子和晨衣。

第十章 美丽的图萨



同年五月，我弟弟得了麻疹，我也得了麻疹，虽然我小时候没有感染过麻疹。当我躺在床上时，我听到妈妈开门。有人按响了门铃。然后我就听到了 zizi 和 Michelillo 的声音。我很担心：以前他们从来没有带我去多莫多索拉看望我的父母，现在他们却出现了。他们待了大约一周，然后有点失望地离开了，因为他们希望我能和他们一起回到西西里岛。十一月，一封黑边的信寄到了。母亲惊慌失措，打开时手都在颤抖。我看见她哭了：zizi 宣布了爷爷 Turi 的去世。11月8日，他们在博尔多纳罗乡村发现他死亡。他已经87岁了。第二年，又发生了一次更大的失望，调查结果偶然发现，死因是在挖掘过程中发现的，手帕卡在喉咙里窒息而死。犯罪嫌疑人是一名妇女与她的兄弟（农村邻居）一起犯罪，目的是窃取11,000里拉的养老金。后来她因同谋罪被判入狱24年，而他则被判入狱12年。

我继续悲伤。由于钱很少，我们五个人都过不下去。蒂尔德小姐建议我假解雇，这样我就可以在就业办公室登记。我经常去看看有没有工作，但希望不大。53年4月，我得知他们在一家工厂雇用了一些女孩。他们不需要它，他们的父亲已经有工作了。于是我去办公室抗议：我需要比其他人更多地工作。五月份，我终于进入了一家工厂，那里生产松紧带、鞋带、丝带和电线管。每周6-13点和13-21点轮班，努力工作。间隙的时候我也去毛皮商补补工资，给妈妈一些救济。

八月来了。假期里，Comare Grazia 必须去西西里岛看望年迈的母亲。我也决定带着我的女儿卡特琳娜离开。我们乘火车前往米兰，然后前往罗马，晚上抵达罗马。我们不得不等几个小时才等到去西西里岛的火车。



在车站，我们找到了一些村民，其中有一位来自诺瓦拉的矮人演员萨尔瓦多·弗纳里，还有一位我不记得名字的士兵。当格拉齐亚夫人在长凳上休息时，卡特琳娜和我被邀请去散步。他们带我们去 Piazza Esedra 吃 mottarello。感觉就像我又开始活过来了。

当已经很拥挤的火车到达时，格拉齐亚夫人赶紧拎着两个袋子上车。火车还没有完全停稳，她就摔倒在铁轨上。当我们把卡特琳娜拉出来时，我和所有人都向永恒之父呼喊，她浑身是伤，但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她拒绝被送往医院。一小时后，火车开走了。中午之前，我们到达了 **Terme Vigliatore** 车站，在那里我们乘坐巴士前往 **Zizi** 和 **Micherillo** 的客人 **Novara Sicilia**。

他们以贵宾的身份欢迎我们。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都躺在床上，卡特琳娜和我没有合眼。格拉齐亚夫人满心痛苦。当天晚上，发生了一个惊喜：一些年轻人用吉他和小提琴为我们唱小夜曲，但米凯里洛叔叔很生气，让他们逃跑了。

卡特琳娜的母亲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床上度过。十天内他只出去探望年迈的母亲两次。下午我去实验室看望同学和朋友。有一天，我还看到一位同学过来拥抱我。他手里拿着一辆自行车，我让他带我去兜风。那时，诺瓦拉从未见过女孩骑自行车。 **zizi** 一发现我就骂我：“你变成了猫头鹰，我想不到会有这种事。”

回到多莫多索拉，格拉齐亚夫人正在努力康复。那次摔倒之后，关节疼痛开始出现。当他和家人一起去参加某个聚会时，他才变得勇敢起来，我也被邀请了。

我回到工厂和毛皮商工作，但我需要新的经验。有一天，在参观圣杰尔瓦西奥和普罗塔西奥教区时，唐·朱塞佩·贝内蒂走近我，问我一些问题。我向他吐

露了我所有的悲伤。他鼓励我说：“周日下午来演讲吧。在那里你会找到天主教行动组织杰尔玛娜女士的主席，她会把你介绍给女孩们，并给你很多好的建议。”我立刻发现自己轻松了：带着一点害羞，我开始交朋友。我害怕不知道如何说话，但在上帝的帮助下，我克服了最初的困难。我很乐意阅读该协会的报纸，对创始人阿米达·巴雷利表示钦佩：多亏了她，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当工厂轮班允许的时候，我七点去参加早弥撒，在那里我遇到了唐·贝内蒂，我认为他是我的精神导师。周日，我提出在教堂前的新闻台待一个小时。后来他们邀请我加入 **ACLI** 理事会。有了所有这些承诺，我感到自己很重要并且很有成就感。

工厂里的同事认为我偏执，但我并没有感到不舒服，事实上，我为他们祈祷，当他们在轮班前在更衣室里说粗俗的话时，我就把他们叫回来。

第十一章 瓷脸



一个夏天的周日，德国天主教行动会主席组织了一次登山之旅。只剩下一点点钱，我就可以支付这次旅行的费用了。我们乘坐巴士到达 **Goglio**，然后乘坐缆车到达 **Alpe Devero**，然后步行前往 **Crampiolo**。我凝视着开满鲜花的山脉的美丽：杜鹃花、毛茛花、野生兰花。蓝莓大餐。小木屋有石头屋顶和木窗，窗台上挂着鲜红色和粉红色的天竺葵。我问杰玛娜路的尽头在哪里。“当我们累了的时候，我们会停下来吃一顿外带午餐。”下午 1 点左右，我们停下来喝从岩石流向山谷的清澈水。吃完饭、祈祷、唱歌后，我们就出发回程了。我高兴得浑身发抖：我从来没有度过过如此美好的一天。回到家，我把一切都告诉了妈妈，我看到她微笑着。

我时不时地收到一位来自诺瓦拉西西里岛的朋友的来信：他要求在多莫多索拉给他找一份工作，以便我们见面。我很困惑，但很高兴有人爱我。还有一个来自多莫多索拉的男孩，但我不喜欢他：早上他喝了一杯格拉巴酒，脸颊总是红红的。

早晨的冥想向我展示了通往修道院的道路，但同时我喜欢孩子和组建家庭的想法。我把自己托付给上帝的旨意。周日下午，我在演讲厅与朋友们一起计划每周的教义问答。有些周日我们会去邻近城镇的礼拜堂。巴士之旅让我很烦恼，但勇气克服了一些小痛苦。

1954年5月1日，ACLI和演讲会组织了一次旅行：上午前往奥罗帕圣母朝圣地朝圣，下午在比耶拉举行牧师集会。我是第一批与我的一个朋友和她的男朋友皮耶里诺一起报名的人之一。两辆满载年轻人的巴士离开了。其中有一个害羞的金发男孩，我在哪里见过他。是他：我去给毛皮商的顾客打电话的建筑公司的工人。皮耶里诺向我介绍了他：他是他的表弟。白天他的目光从未离开过我。回到家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第二天晚上，我在一楼房间的小阳台下看到了他。“妈妈，妈妈，过来看看：这是我在比耶拉遇到的那个男孩”。她似笑非笑：“看得出来，他是在追求你。”第二天晚上，我和一个邻居出去，发现他就在我面前。她害羞地问她是否可以和我们一起去。我有点不确定地接受了。我们聊这聊那，打破了僵局。工厂下午的班一结束，他就送我回家。一天晚上，我带他上去把他介绍给他的母亲，他的母亲非常欢迎他。空闲时间他参加演讲。然后男生和女生就分开了，直到见面结束才可以见面。我们还参加了ACLI会议。

我的母亲，尽管来自西西里岛，那里两个相爱的男孩不能单独外出，但她给了我们信心，我们开始了一段平静的旅程。朱斯告诉我，他遇见了我的父亲：为了挣点钱，因为有四个孩子，只有父亲工作，小时候他为离他家几步之

遥的军营的金融家做一些杂事。有时他会把鞋子带到我爸爸那里去修理。我听得很高兴。

他还告诉我一些其他事情：1950年9月16日，当我经过罗马到达多莫多索拉时，我们在网上见面了。朱斯（我现在仍然这样称呼他）是骑自行车来庆祝圣年的。一次冒险的旅程：他和一位来自山谷的牧师一起离开多莫多索拉，牧师穿着山靴快速蹬车。跟随他几乎是不可能的。当他看到一些菜园时才停下来买些沙拉。半路上只剩下朱斯一个人。一路上，他发现一个街头小贩，骑着一辆装满垃圾的旧自行车出售。他们互相陪伴直到罗马。

八月来了。工厂因假期而关闭，我决定去拜访我的妹妹罗莎，她正在梅尔戈佐湖畔的山上疗养。我请管理这所房子的修女们留下来住几天。我刚刚向朱斯提到了这个想法。家里还有其他正在度假的女孩。其中有一位修女的美容师侄女。15日早上，也就是圣母升天节，弥撒结束后，他把我们叫到他的房间去练习。他在我们的脸上涂满了各种面霜、睫毛膏和口红：我们看起来就像蜡像。午餐时，修女阿姨把她的侄女叫了回来：她这样对待我们毫无意义。

下午，我从窗外望着湖水，看见朱斯出现了。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那张瓷脸。在门口看到我，他差点没认出我来。我道歉，解释说这是一个实验，其他女孩也被改变了。下午，我们在房子的花园里散步。傍晚时分，他向我打招呼：“很快再见，在多莫多索拉，但你的脸像以前一样干净、清新。”

第十二章 紫罗兰



两周的假期结束后，我回到工厂工作，从下午 1 点到晚上 9 点轮班。当我将线轴穿入机器的主轴时，我想到了 **Giuse**，但同时我并没有有很大的愿望去见他。晚上 9 点，警笛声响起，我的心开始加速。盖好文件夹后，在大门出口处，我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看到了一辆自行车。真的是他：他向我走来，羞涩地看着我的脸，说：“我喜欢你就这么简单”。他让我坐在自行车的管上，然后带我回家。我们交换了简单的晚安问候。这种事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周日下午，我们在附近的村庄骑了几次自行车。有一天，他带我去他家，向我介绍我的爸爸和妈妈、两个姐妹和一个兄弟。渐渐地，她也把我介绍给她的叔叔和表兄弟姐妹，作为朋友。

当我妈妈在阳台上看到我们时，她让我们到房子里去。虽然她很溺爱那个男孩，但我却很犹豫。12月8日，圣母无染原罪日，我的命名日，门铃响了。是花店的，递给我一束红色康乃馨。“妈妈，朱斯向我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当我打开纸条时，我多么失望：不是他，而是我偶然认识的一个 14 岁的男孩。上面写着“我爱你”并签名。也许他认为我是他的年龄。

平安夜，朱斯带着一个装满巧克力和贺卡的彩色大花瓶出现。我感谢了他，然后我们一起去参加午夜弥撒。回家后他告诉我：“明天我要和家人一起去和亲戚一起吃午饭。节礼日再见”。26 号早上我对妈妈说“我不再和那个男孩出去了，我要把花瓶还给他，我不要承诺”。她一脸严肃：“你疯了，如果你没有吃巧克力，你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接下来的几天，朱斯像往常一样来接我下班。在步行或骑自行车的路上，我几乎没有和他说话。1955 年元旦，我去参加弥撒。他也在场，最后他陪我回家了。在门口他对我说：“请问你到底想干什么，让我受这样的苦？”他的眼里流下了泪水。那根稻草压断了骆驼的背，我给了他一个微笑。他吻了我一下，说道：“今天下午我会接你去卡尔瓦里奥山参加晚祷。晚祷后，ACLI 俱乐部将放映一部电影。”我接受了，我们就道别了。我回家报告了，妈妈高兴地说：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好孩子了。

下午 2 点，我们沿着骡道前往加略山，那里有十字架路的小教堂。到达圣所后，我们唱了晚祷，祝福后我们去了俱乐部。我不记得电影的名字了，但它很无聊，所以我建议我们回城去卡泰纳电影院，在那里我们设法欣赏了一部更好的电影，叫《紫罗兰》。

四月份，我们乘火车沿着维杰佐山谷和琴托瓦利河旅行，和他的父母一起去洛迦诺参加花车节。我们见到了朱斯的教父，他介绍我为“女朋友”。他把手插进口袋，从钱包里掏出 10 瑞士法郎，递给朱斯并说道：“干得好，你什么时候结婚？”。我们面面相觑，我们从来没有谈论过这件事。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开始萌生结婚的念头。我们甚至在家里讨论过这件事。妈妈很高兴，但与此同时，经济上的可能性却很小。我们一点一点地买了几张床单和一些内衣。我们没有特别的需求。我们去找一套小而朴素的公寓。我们在古老的莫塔区找到了它，因此将婚礼日期定为：9 月 19 日星期一。我和母亲一起去 **Panzarasa** 布料店买了婚纱的蕾丝，然后把它交给皮货商蒂尔德夫人，她一直答应我会满怀深情地制作它。

在市政厅，我母亲不得不签署结婚禁令，因为我还未成年。朱斯的父母也很高兴。在教区，佩兰达主教对我们说了美丽的鼓励的话：“永远保持谦虚，带着很大的信心去面对生活为我们保留的欢乐和悲伤。我会让你找到沿着中殿的红色跑步者”。

我们必须像往常一样准备好要送礼的亲友名单。客人很少。朱斯的母亲说“每个家庭两个”。慢慢地我们就达到了 35 人。证人已经选定：朱斯的叔叔卡梅洛，以及我的会议策划者皮耶里诺。婚礼前一周，由唐·朱塞佩·布里亚卡 (**Don Giuseppe Briacca**) 领导的男士演讲会为我们准备了一场聚会。富贺大师在黑板上画了一幅问候图，并画了一张写有朋友名单的卷轴。还有一张桌

子，上面摆满了糕点和饮料。演讲厅里从来没有举办过这样的聚会。圣杰瓦西奥和普罗塔西奥学院教堂正在翻修，人行道上布满了瓦砾和石头，但一些自愿的妇女尽最大努力清理它，以纪念朱塞佩和康塞塔。

9月16日，Zizi和Micherillo来到了，他们很感动，因为Concettina要结婚了，他必须代替她不在的父亲陪她走向圣坛。

与此同时，一些小礼物也送来了：受惠亲友送来的咖啡壶、咖啡研磨机、罗索里奥玻璃杯、碟子和餐具套装，皮里诺和叔叔们送来的一套厨房用具。妇女天主教行动组织给了我们一幅床头画，画中有神圣家族，助理唐·贝内蒂（Don Benetti）有一个漂亮的绿色花瓶，上面有银色的装饰。

前一天晚上很漫长。我想起了我的母亲，她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几乎没有什么资源。“你的信仰太少了，演讲学校不是教过你生命中总有上帝吗？”我对自己说。19号星期一，我七点起床。蒂尔德夫人穿着蕾丝连衣裙来了。他给我穿好衣服，整理好我在米兰买的面纱。早上九点，出租车来了，带我去教堂。我一头雾水，发现人山人海都在看着我。朱斯已经在他的妹妹罗莎的陪同下，拿着一束橙花在祭坛前等着我，因为母亲奥林匹亚会对第一个孩子的结婚感到太兴奋。我和他一起在米凯里洛叔叔的陪同下骑上了红色的赛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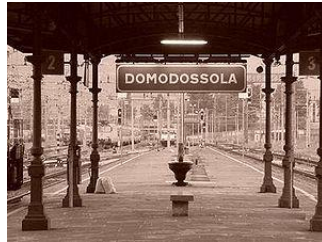
。

弥撒开始了。佩兰达主教也很激动。我记得令人鼓舞的讲道、戒指的祝福、终身忠诚的承诺，以及仪式结束时的签名。在出去的路上，皮耶里诺的母亲，当时也成了我的姨妈，将天主教行动妇女协会的徽章放在我的胸前。





第十三章 新生活



教堂的庆祝活动结束后，卡斯特拉佐街 (via Castellazo) 的 Grandazzi 酒吧供应茶点。在与客人的一次又一次的亲吻之间，我们喝了一杯开胃酒，配上一些披萨和糕点。向公公婆婆奥林匹亚和阿曼多致以特别的问候和亲吻，他们和妈妈一起去取行李箱，然后赶到车站搭乘 12:15 的火车去度蜜月。

妈妈哭得眼睛都肿了。我们进入了车厢。站长吹响了哨子宣布出发，我和朱斯探身向窗外告别。我们人生的冒险开始了。

抵达佛罗伦萨后，我们前往皮货商蒂尔德夫人指点的酒店。到了豪华的入口，就有音乐迎接我们，然后管家带我们去了三楼的房间。对我们来说一切都是新的，甚至睡在双人床上也是如此。

第一天我们参观了这座城市，第二天我们去了米开朗基罗广场，在那里你可以欣赏整个佛罗伦萨。我们拍了一些照片：朱斯的相机可以用一卷胶卷拍八张黑白照片。

第三天出发前往罗马。酒店比较简陋，因为牺牲节省下来的钱必须足够。我们停下来几天，参观了朱斯在圣年见过的四座大教堂和特莱维喷泉。我们还

回到了 **Esedra** 喷泉，这是 53 年著名的夜晚，当时格拉齐亚夫人跌倒在火车下的那个喷泉。

是时候启程前往西西里岛了。经过长途跋涉，火车抵达卡拉布里亚，终于可以从圣乔凡尼别墅看到西西里岛了。朱斯享受着那些时刻：火车被装上渡船，圣母像高高地矗立在墨西拿港的入口处。

舅舅卡梅洛叔叔带着妻子盖塔娜和女儿罗塞塔和安东尼埃塔在车站等我们。

他们像两位王子一样欢迎我们。我们在墨西拿呆了两天：我小时候见过的大教堂钟、蒙塔尔托圣母像和其他非常美丽的广场。

那所房子只有一个缺陷：晚餐时，叔叔和表兄弟们盛装打扮，没有坐在桌边，而是说：“我们去海边散步吧”。朱斯和我肚子饿了，无奈地出去了。晚上 11 点左右我们回到家，阿姨开始做饭了。一天晚上，他把带壳的蜗牛放进酱汁里，但重要的是感情，而不是习惯。

第三天，他们含着泪陪我们上了火车。米凯里洛叔叔正在维利亚托雷温泉车站和出租车司机一起前往诺瓦拉。Zizi、Maricchia 姨妈和 Peppina 姨妈正在村子里等着我们。看起来真的像是多莫多索拉的王者们即将到来。

第二天，我们去巴迪亚韦基亚看望我的祖母康塞塔和我父亲的叔叔、姐妹和兄弟。在我祖母烟草店所在的小广场上，许多从小就认识我的村里居民聚集在一起，向其他人喊道：“康塞蒂娜和她的丈夫来了！”

亲吻、拥抱、红脸。对我来说这就像一个梦。距离我离开这个国家已经整整五年了。

两天后，我们在出租车司机“Cauzi i Lupu”的陪同下前往陶尔米纳。中午他带我们去了餐厅，在那里我们戴着白手套。我和朱斯互相看着对方说：“我们有足够的钱吗？”。参观完陶尔米纳，然后在倾盆大雨中参观卡斯泰尔莫拉，傍晚时分，我们回到诺瓦拉，疲惫但满意。

第二天已经是返回多莫多索拉的时候了。新生活的承诺等待着我们。



第十四章 我们的第一个巢穴

尽管我已经在 50 年和 53 年踏上了去多莫多索拉的旅程，但这就像我第一次离开：我作为情侣正在走向新的生活。

当我们登上火车登上渡轮后，我们就走到露台上观看港口的圣母像和西西里岛慢慢远去的景色。

我们含着泪回到马车上，坐在木凳上。那时没有铺位。

夜幕降临，我们开始晃着脖子打瞌睡。我们不时地站起来看看窗外。在重要车站，站长大声宣布城市名称。在那不勒斯，人行道上有卖披萨的“guaglioni”。他们狡猾地先从旅客那里拿到了钱，然后火车开走了，他们只剩下钱和披萨。

渐渐地，我们离米兰越来越近了。在前往多莫多索拉的火车上，我再次感受到了五年前第一次经历过的情感：马焦雷湖、奥索拉山脉、石头屋顶。这次是和我丈夫朱斯一起。中午时分，我们到达了目的地。

朱斯·阿曼多的父母正在等我们。这是一场庆祝活动：如果他们能让钟声响起就好了。

与奥林匹亚妈妈一起快速享用午餐，然后在我们位于莫塔区的新托儿所休息。第二天，我恢复了工厂的工作，朱斯则回到了建筑工地。

我想到了我的母亲，因为我缺乏支持，但我的精神导师唐·贝内蒂鼓励我祈祷，并向我保证很多人都爱她。有时我和朱斯去她家吃午饭，她很享受。与此同时，我的一个姐妹找到了一份工作，为家庭提供了新的支持。

不久之后，我们向妈妈、妈妈奥林匹亚和爸爸阿曼多宣布，他们将在七月成为祖父母。

我开始感到怀孕不适，但工作在召唤。那时工人并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保护。朱斯设法找到了一份比户外建筑工地更好的工作：一家小工厂，生产木制品，如桶塞、解开羊毛束的工具以及“paungi”（木制陀螺）。第五个月，我们开始去商店寻找适合未来新生儿的婴儿车。宽度总是大于入口门，我们不得不决定搬家。

那时候没有机构，你到处问。普罗维登斯让我们在斯卡帕奇诺大街一栋房子的二楼找到了一套公寓，就在毛皮商作坊附近。

我们很快就组织了这次搬迁。我们不再在市中心，但也不远，离我工作的地方更近。

月租是 8,000 里拉，对于我们微薄的工资来说，这个数字很大，但公寓很温馨、明亮。在庭院里，我们还可以拥有几平方米的土地，在那里我可以种植芳香草本植物和花卉，这是我的爱好。

收到钥匙后，我们就打扫了房间，并在厨房里用漂亮的窗帘、帷幔和蕾丝窗帘装饰了窗户。搬家完成后，生活照常进行。我的肚子变得越来越明显。有

一天，一位同事问我什么时候回家休产假，并建议我去看妇科医生。于是我就私下约了。医生差点骂我等得太久了：“六个月后就不能工作了，你已经第七个月了，你冒险了。”第二天我把文件送到办公室，连工作人员都说我太天真了。

与此同时，我用母亲提供给我的旧床单编织毛衣、衬衫、鞋子和尿布，准备了睡衣。

我们还去买了婴儿车，是我用我亲手绣的中性色床单准备的，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最后，7月2日晚上，我的羊水破了，我们收拾好行李，步行前往医院。给我做检查的妇科医生告诉朱斯他可以回家了。分娩刚刚开始，历时约20个小时。第二天他就回到了妇产医院，而我还在产房里等着。

有一天，一个男孩出生了，护士去告诉孩子的父亲，他的父亲几乎激动得要吐了。一个小时后，她能够拥抱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他的名字叫阿曼多，就像他的祖父一样。几个小时后，祖父母、叔叔和堂兄弟姐妹也得到了通知。看起来他是全世界第一个婴儿。



第十五章-我们感谢上帝.....

产房的护士在这个有血有肉的生物出生后几个小时就将其带到了我的床上。他们把它放在我的胸前。除了小时候 zizi 给我做的布娃娃。

当时住院一周。回家之前我们去医院教堂进行“净化”，得到神父的祝福。

病房里一切准备就绪，就可以回家了，但我的头却开始天旋地转。助产士测试了我的发烧：39。我和我的娃娃还得再呆两天。终于在 12 号星期四，我们几乎痊愈了，回到了家。15 日星期日，阿曼多坐在新轮椅上，与他的父亲朱塞佩、他的教母朋友马里乌西亚和他的教父巴西里奥（演讲室的朋友）一起前往洗礼池。我没有高兴地参加这个活动，因为长辈出于迷信建议我们呆在家里。我满足地准备了一点点心。

三人组的生活有所不同，但我做得很好。我的奶水很多，宝宝正在成长，我每周都会带他去托儿中心检查。

不幸的是，两个月后我又回到工厂工作了。那时还没有托儿所。祖母们同意每人照顾他一周。

当我六点轮班时，朱斯会在上班前给他包扎绷带，然后带他去目的地。在无意识中，这个孩子正在受苦，我也跟着他一起哭。

不幸的是我不能离开工作。带着信念，我们一点一点地继续了三人的旅程：第一顿饭、迈出的第一步都是美妙的事情。上幼儿园的第一天，朱斯终于找到了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他在小学当了几年看门人，然后被叫到市政府担任调解员。

这为我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辞去工厂的工作，全身心地照顾孩子，同时等待给他生一个弟弟。1962年8月17日，我们为第二个孩子的出生感到高兴。卢西亚诺有着浅肤色的金发，与阿曼多相反。一个童话故事。26日星期日，他与父亲朱斯、教母表弟马里乌西亚以及教父安东尼奥（朱斯的兄弟）一起受洗。这次我也不得不呆在家里。产假结束后，我辞去了工作，全身心投入到我两个漂亮的孩子身上。

1962年10月1日，阿曼多开始上一年级，他穿着蓝色围裙，肩上背着书包。我们用几滴眼泪把它托付给莱奥帕尔迪老师。

同一时期，多莫多索拉市市长召见了朱斯，并为他提供了在市政府大楼二楼的住宿，该大楼在市政使者退休后仍空置。几天后，我们组织了这次搬迁。我们在中心拥有所有便利设施。晚上，一旦大门关闭，我们就是这座城市的统治者。我们可以在市长办公室的阳台上舒适地观看示威活动。从窗户我们可以看到具有数百年传统的市场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卢西亚诺迈出了他的第一步：他已成为市政府员工的吉祥物。

为了补充朱斯的工资，我想发明一份工作。我开始为朋友们装饰窗户、床和枕头。消息传开，我就成了“幕后女士”。在空闲时间，朱斯学会了准备生产线的组装，感谢上帝，我们能够享受更舒适的生活。

1968年10月1日，卢西亚诺也开始上学，师从老师路易莎·塞里(Luisa Cerri)。

时间过得很快。夏天，我们带着露营帐篷去意大利各地度假。有时一路到西西里岛，到我的家乡。

73年7月，我们在瓦莱达奥斯塔露营，我开始出现怀孕的第一个症状。1974年2月16日，妹妹丹妮拉来到了快十八岁的阿曼多和十二岁的卢西亚诺身边。当时正值狂欢节，人们看到市政厅门口的粉红丝带，都以为这是个笑话。教区牧师建议我们在复活节晚上庆祝洗礼，以我们的朋友吉安娜为教母，以我们的叔叔贝尼托为教父。

撇开迷信不谈，这次我也参加了4月13日晚上的活动。第二天，演讲厅的接待处有一百位客人。

丹妮拉也长大了，我们现在也都老了。我们的三个孩子给我们生了7个孙子：Stefano、Virginia、Greta、Lorenzo、Rebecca、Letizia和Matteo。

故事即将结束。2015年9月19日，我和Giuse庆祝了在一起60周年。

我们感谢上帝、圣母以及所有爱我们的人。



La Mazza Concetta Maglio, 1936 年 4 月 18 日出生于西西里岛诺瓦拉。

指数

1. 父亲的房子
2. 脱离这个世界
3. 沙地游戏
4. 石油、蜘蛛网和邪恶之眼
5. 猫头鹰
6. Vossia 请原谅我 (星光)
7. 艾米莉亚
8. 燕子的飞翔
9. 天堂之门
10. 美丽的图萨
11. 瓷脸
12. 紫罗兰
13. 新生活
14. 我们的第一个巢穴
15. 我们感谢上帝...

